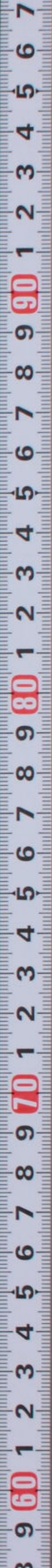


y 6
4064
13



門戶伊6
號 4064
卷 32-13

大事編年

肅宗紀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

啓休篤慶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諱焯字明晉顯宗第

一男辛丑八月十五日誕生丁未封世子甲寅卽位庚子

六月八日昇遐葬明陵

妃光烈仁敬王后金氏籍光州領敦寧光城府院君文忠

公萬基女翼陵

妃孝敬仁顯王后閔氏籍驪興領敦寧驪陽府院君文貞

維重女明陵

妃惠順仁元王后金氏籍慶州領敦寧慶恩府院君孝簡
公柱臣女明陵

卽位

甲寅八月卽位于仁政門時年十四領議政許積受顧
命為院相請與左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鄭知和同為院相
從之領府事宋時烈差誌文製述官遣史官諭召于水
原待罪兩進詣江上

郭世槿疏

九月晋州幼學郭世槿疏畧曰新化清明大不滿人意者
使判府事宋時烈製進誌文是也何則頃日執貳之論顯

以功服為正敢拒聖教者祖述已亥庶子期則庶子之說
宗倡時烈是以先王以為附托他論又曰忘先王附托他
論又曰薄於先王而厚於他地耶又曰阿附前後之論白
日當空魑魅莫逃罪之首從於是乎判矣附邪論之金壽
興之罪誠以先治枝葉後及根柢按法之常規既遮禮官
姑置時烈之罪初非曲饒時烈肆赦大眚也按法之次第
則然也一正功服之失而壞禮亂統之罪時烈自不能辭
矣然則時烈孝廟之罪人也先王之罪人也舉王法而不
撓是殿下責也豈可使兩朝罪臣濫握彤管以溷先王之
威德也噫嫡統歸正先王宗錄中第威烈也為時烈者一

將欲記宗乎自首負犯將欲掩美乎則聖德埋沒時烈之握此筆難矣云荅曰疏辭知道

兩司請郭世楫罪

大司憲閔著重大司諫李整等請郭世楫令攸司嚴鞫勘斷以彰始初清明之化荅曰觀此啓辭是何意是何意也今者儒生之疏在於用與不用而已事在先朝已顯之事尤不當鞫問以冲年奄遭攀跖同極之痛大小臣僚同寅協恭共濟國事予日望之因一儒疏互相起鬧予甚歎惜哉

引見三公郭世楫傳舉

領相許積曰已亥服制只從國制先王之意非以孝廟為次子而然則今春大功之服果似非矣大抵前後議禮只以禮爭之而已非有一毫貶薄之意向來都慎微之疏下詢時諸臣重觸天威至被罪斥今者世楫假此為說作為故時烈之資心術不正矣施儒罰似當矣都承旨金錫胄曰宋時烈所論是非間既已決斷而猶恐其復進乃為此疏此宗非矣嶺南之人皆被枳塞誠為欠當轉輾層加為此乘機之計矣許積曰若尹善道者雖可罪之至於主是論禮者並皆廢棄人情憤惡而如是矣右相金壽恒曰臣為應被罪之人此後緒起者必不止世楫一人何敢晏然

乎左相鄭致和曰請罪世槿案出於公議嚴鞫雖未當不可待以儒而施儒罰也錫胄曰當施朝家之罰矣上曰停舉可也

故院啓

故院啓領府事宋時烈因郭世槿疏下去事無發落許積請敦諭使製進誌文乃遣史官諭召時烈回啓誌文之製嶺人明有尉薦真得其人尤何敢代斲乎

十月傳曰今此誌文領府事上來製進其勢未易以頽差換進事分付都監

下誣疏

持平李秀彥禮曹正卽金光璠修換姜碩昌并疏下世槿誣批曰甬亦紛撓予甚痛惡

館學儒生韓聖佑等上疏下釋郭世槿誣告事答曰議禮一欵先朝旣已定行矣更何起鬧予不忍聞也甬等退修學業

京畿儒生李必益等上疏八啓上曰陳疏議禮絕以重律事頃已下教而今後儒生等不有禁令如是紛紜不可不痛懲以杜後弊疏頭邊遠定配大司諫鄭哲獻納李宇鼎正言宋最請還叔必益定配之命答曰必益輩么麼人敢以薰蕕邪正等說眩亂朝廷只治疏頭是末減

館學儒生李胤岳等上疏荅曰世槿之忠言至論斥以為
凶疏必益之巧飾邪說指以為儒賢下誣是何心腸抑何
道理耶探試君父之淺深無乃幼主而然耶予甚痛駭而
不忍正視也 館儒李徵明疏還給諸生空館

故院王堂請對

承旨王堂請對承旨申厚載請明示好惡修撰權愈曰世
槿之疏危險宋時烈以三朝禮遇之臣狼貝而去宜治其
誣陷之罪副修撰姜碩昌曰白首禮遇之臣蒼黃去國自
上無以禮挽留之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之語不幸
近之矣世槿之罪宜從兩司請屏諸四裔上曰予初不欲

停舉而以大臣之言勉從何獨請罪世槿不請李秀彥之
罪也

罷李秀彥等官解郭世槿罰

傳曰持平李秀彥修撰姜碩昌正郎金光璿并罷職不叙
郭世槿解罰

特命改撰誌文行狀

傳曰誌文服制釐正一款殊甚踈畧改撰以八又教曰當
初諸臣議禮誤引故先王親考禮經釐正服制今此行狀
中特加云者有若不據經而勒定者然改入

顯宗大王誌文曰孝宗之喪大臣與諸臣等議慈懿大妃

所宜服以為本朝五服之制惟為子期而已且言為期其
後有言期非禮也當三年者王命詢諸大臣儒臣等因訟
言古禮一款亦為期大臣又持別見以國制惟期為對曰
乃從大臣言仍期不降至是禮官復據殺慈懿大妃為大
功王既更詢于公卿三司且親考禮經盡別其違非曰夫
長胡庶也長胡衆也先王之於大妃惟賈所稱取嫡第二
長子亦名長子者乃是也巫罪禮官命改功為期又譴責
首相不從明文而從人說者制既正名既正而邦禮益無

憾矣

吏曹叅判金錫曾製進

哀丹文曰期功定制宸決斷疑始終無憾儀文得宜

李殷相製

進

朴鳳祥疏

進士朴鳳祥疏畧登正服制是何等重事行狀誌文是何
等文字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他人說等語補之所謂人
者指誰而言歟凡人之說有是有非必須明言其說之非
然後從其說者乃可以罪從其說者既受其罪則有何顧
憚於倡其說者而不為之明言直斥為此苟且不分明之
辭乎將使後世人指摘而疑之曰當時典禮舛錯出於何
人而亦不敢明言直斥歟何其重大時烈而忌諱之若是
也云爾則其為聖世之羞何如哉至若哀丹之文雖異於

行狀誌文而其所謂期功定制宸斷決疑云者殊涉朦朧
後之讀是文者必不知定制之為期為功其秉筆者之周
遮蔽藏將欲眩亂之意不亦痛矣乎因山已卜啓櫬將迫
一歲之後則雖欲改之不可得矣至於行狀元非刻石之
文及今改之尚未晚也答曰爾之愛君進言之誠予甚嘉
尚行狀一款當令製進官改進

傳曰前日誌文行狀撰述中議禮釐正一款語意不明累
次改入終未免模糊予常不決今觀朴鳳祥疏本符合予
意刻後垂畢已無及矣行狀中當議禮之乖者指名改入
事大提學李端夏命招以此分付

傳曰行狀中當初議禮之乖舛者指名改入事昨日分付
而何至今不為改入耶問啓故院啓曰問于大提學李端
夏則以為臣有區區所懷今方陳疏云矣

李端夏疏畧

傳曰大提學李端夏引見李端夏進退後上疏畧曰聖教
所謂當初議禮之乖舛者必指領府事宋時烈而言也臣
於行狀撰述時考見撰集廳抄謄日記則辛丑年宋時烈
入對時待罪於榻前曰緣臣妄引繁文起鬧至此先王不
知犬馬之賤加臣以罔極之恩臣於昇遐之後豈有一毫
貶薄之意也今之指臣者以此為言此臣徹天寃慟者也

先王答以不事悠泛多引古事以明其心於此益可見卿之忠志耳臣又於服制事欲叙其首尾見宋時烈庚子獻議雖有四種之說此不過言三年之服不能無疑而已未乃故之闕疑以從明制國典則宋時烈於此何嘗有固必之說必欲行已見也及至仁宣大妃初喪禮官不先稟請遽定為大功之制此非在外宋時烈所知也附托他論之教筵臣曾有還叔之請先王不以為非臣又知宋時烈心事如右故頃當命書之日敢有所陳而忙遽間恨不能畢陳所懷耳今殿下又令臣必書其人名則臣非不知其人書之亦何難而伏惟先王之不斥其名者亦必有深意豈

非兩朝尊禮待以賓師之儒臣不忍遽指其名欲示踈斥之意傳曰今日引對時行杖中文字不可不改而進之意申明面言之後費辭投疏推托他人之杖節二痛駭無非知主抑制之致誠甚慟悼所當繩以重律而姑先牌招于故院使之趁卽改入此疏還出給

再次下教曰議禮爭舛之人指名書入有何所難而必欲考出文書乎既考文書而如有未快之處則何以為之乎卽為改入

顯宗大王行杖追改

行杖追改孝廟初喪大臣與儒臣議定大王大妃服制遵

用明年國典為期服掌令許穆陳疏引儀禮疏說宜用次
長三年之服王使命詢于大臣及儒臣宋時烈曰固知有
此疏說而其疏說有不能無疑當以傳疑之法處之姑從
大明之制明白無疑亦執前見國典以對遂仍期年不改
王大妃初喪禮官昧先喪遵用國典本意不先稟旨以大
功為大王大妃服制王命諸公卿會詳公卿對以儀禮四
種之說此本時烈誤誤字初所字而今改進者引語也王親考禮經註
疏教曰庶子遠別之說不得貫四種不得為三年之文矣
父長為子四字下釋之曰立第二長子亦名長子云其傳
曰正體於上其可曰體而不正耶啓辭中四種之說有曰

一則正體不得傳重為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云云之
說予以為大相乖戾也賈疏既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妾所
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云卿等今日引證於不堪主
宗廟之人不堪主宗廟謂生者也立之亦名長子者主謂死
者也卿等以如此不近理之悖說定為禮律其宗貶之也
仍命為期制以不稟罪禮官以附他托論罪首相然後典
禮始定可以垂於萬世矣

以承傳色下教曰予年少且不能善文至於禮制尤不知
如何而蓋現此事自己亥年誤為議禮為張本然後可以
為明白洞快而今此行狀中只以所引改入安有改入之

意乎所字改以誤字以入

兩司合啓宋時烈削黜

掌令南天漢持平李沃正言睦昌明猷納李宇鼎等啓曰
宋時烈當已亥大喪之日大王大妃服制自有次長三年
之禮而乃棄而不用必欲牽合於四種體而不正之条致
令大妃降服期人情大駭公論縉起時烈自是謬見其猷
議曰孝宗大王不害為仁祖大王之庶子又曰次嫡皆名
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肆然下語不自覺為貶損君父
之歸言之悖倫何至此極及其辭窮則誣以遵用明制而
乃其本意不在此故今春仁宣王后之喪大王大妃服制

又降為庶子婦大功之服於此益驗矣其意本在於體不
正之条幸賴先王洞辨其謬殿下爰命史官載列金石時
烈以首論壞禮之人尚帶職名請罷職依啓

又啓仁宣王后之喪大王大妃服制先王親考禮經開示
丁寧至再至三而不敢崖異於宋時烈之意人臣事君之
道豈宜如是雖事有首從輕重不同而可否相濟同為一
套則首相既譴諸臣寧獨免于輿情共憤公議難遏請終
始叅啓諸臣并命罷職

避啓

司諫沈攸避啓曰領府事宋時烈荷孝廟不世之恩待以

賓師契合昭融有若漢昭烈之諸葛亮唐太宗之魏徵時
烈為孝廟盡節之心可質神明而議禮之際古經文義雖
有見解之不同不可以此而罪之也 傳曰司諫沈攸避
辭滿紙游辭無非陰恹至於孝廟盡節可質神明若然為
則先王據理釐正之禮反歸虛套死黨之罪不可不懲削
奪官爵門外黜送

正言任弘望避啓畧曰不幸服制一欵作陷人之機穿嫁
禍之閔揆山陵未完卒哭未過之前三朝禮遇之儒相與
國休戚之諸臣一網打盡又曰黨禍錮而東京亂學禁成
而汴祚短前鑑俱存覆轍可戒而幸釁自謂得計肆然無

所忌憚者抑獨何心哉云云命適差特補鏡城判官

李端夏罷職

吏曹叅判李端夏疏畧曰臣於時烈家有師生之義當行
杖更進之時迫於嚴命既作書其姓名於服制一欵又承
聖教書一誤字於其名之下退而思之則臣以門生之義
所當引嫌更請改命他人而倉猝之際思未及此臣悔無
及矣今見李宇鼎避辭以命金石定為國是為言行杖雖
無金石文字有異然其所以改進無異於金石所載是臣
自斥其師以啓宇鼎等此論也又曰時烈以潛跡時孝廟
師傅受知最深即祚以後恩禮復出千古先朝亦承此意

十餘年間隆遇無替今以一議禮之合不遽欲論罪竊恐傷孝廟知人之明兩朝賓師待遇之禮并歸於虛地云云備忘記李端夏敢以已定議禮滿紙張皇無非巧飾至有迫於嚴命書一誤字於其名之下者徒知有師表不知有君父誠極痛駁姑先罷職不叙

鄭知和疏抹

判府事鄭知和疏畧曰已亥大王大妃服制議禮時諸大臣相議以時王之制更詢儒臣始引古禮仍陳四種之說終以依諸大臣議施行今此臺臣乍論若以國制期服為非則案非儒臣之所主張若以四種之說為罪則此是朝

家之所不用而置之者也故頃於賓廳叨服議啓之時諸臣又以四種之說先王更以為援引庚子事其不抹時用之一場空言為教故之於不採用之空言聖教微意藹然辭旨之間至於譴配首相也以附他論為罪案旋即命相今之右揆金壽桓其初無追罪之意且有區別亦可見矣而乃於十六年之後有此追罪之論并及於賓廳議禮之諸臣此何舉措也夫禮經箋註見解差謬古人亦且不免而曾未聞以此而論其罪也又曰次第論罪乍逐先朝舊臣必欲空殿下之朝廷而後已被論諸臣之外屈指餘人有幾箇哉喜事之人仍此窺覘憑藉誤禮之名以為網打一

世之計如恐不及又曰宋時烈殊被孝廟曠世之恩遇待之以賓師之位恩禮之隆迥出千古暨我先大王之眷遇終始不替時烈感激圖報一心忠亦可質神明設令庚子獻議未免見解之差誤原非本情寧有一毫他意而追咎既往之事加以罪則不亦有乖於兩朝眷遇之道乎云云 答曰卿以世採之臣不念國家之艱虞典禮既正是非既明之後卿何實擾於此際乎

疏儒定配

四學儒生李世弼等上疏訟宋時烈之寃 傳曰李世弼等不有禁令挺身救護汲汲投疏言意凶慘疏頭李世弼

邊遠定配領相許積請對曰四學攸疏措論無倫不可全然無罪而近百多並令停舉宗為無前之事至於疏頭士邊遠定配尤是過重之舉請寢成命云云 都承旨金錫胄亦反覆陳達上并不聽

生負李萬福進士李震拭副司勇尹明遇迭相上疏訟宋時烈之寃并選出給

特除

特除許穆為大司憲尋移吏曹叅判尹鶴金壽弘為掌令洪汝河為司諫

許穆疏

吏曹叅判許穆疏曰臣於年前上疏言建儲事賈生建儲
篇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之意而 殿下誕降已堆檣櫓之
年而未有此舉臣謹以此禮上建儲之疏而疏中有國本
未定之語當時疏下該曹事未行而聞宋時烈頗有不悅
語至今攻臣者以附托宗統嫡統之說屢亡臣不知其所
謂也

虹變備忘記

乙卯元年正月初一日白虹貫日上下備忘曰孤以冲年
丕承艱大之業天災地恠疊見層出貫日之變又見歲首
此乃孤以否德上不能格天意下不能得民望以至於此

也孤誠日夜憂懼臨餐嗚咽寢席無寐不知所以為喻詩
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今日國勢正如此也至於修省之
道可不勉哉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方正之士以補小
子之不逮且朝著之不相寅協相為攻斥未有甚於今日
不可不責礪羣工此一欵添入草教各別申飭承旨鄭維
岳請以御製備忘宣布中外上更令代草維岳以為感動
人心莫如王言且引先朝古事固請上猶不許

命解儒罰

上命成均館使執網儒生解柳世哲金綱等罰掌議朴恭
素付黃不舉行上命停舉政院覆逆上又下嚴教新差齋

任洪受恭李萬謙盡解金網柳世哲南重維等付黃柳世哲

往在丙午以禮疏斥
宋時烈被付黃者

南九萬疏

大司成南九萬疏言孝廟庚寅嶺南儒生柳潏侮辱先正臣李珣成渾故太學生施以付黃之罰孝廟分付解罰而齋任等不卽奉命孝廟震怒有諸生豈不居四境之內為教諸生惶惧空館則命承文館等開諭至有齋任等之官言誠有識之教且有今日無入守聖廟之人則予何敢安處言念及此毛骨悚然之教館學疏批有驚愧之教柳潏解罰事仍置不問至今傳說以為聖德事士氣不可銷錄

萎蒲故無寧屈人主之威而伸匹夫之氣有若護養稚穀俟其有秋也今殿下加之以罰施之以嚴命束縛鞭策不翅如牛馬故為士者亦不敢以孝廟時諸生自待其身懾於嚴命不得不解之耳冠儒冠者已如此他日立朝其不能面抗廷爭必也鋤稚穀而抑苗根宗無秋歛之望大非國家之福也古人有言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此言周人貴士故士亦自貴秦人賤士故士亦自賤周秦治亂興衰宗判於此豈不甚可惧哉

合啓請宋時烈遠竄宋浚吉追奪李惟恭削黜

掌令南天漢正言李壽慶合啓畧曰門黜罪人宋時烈假

借山林把握朝權專務樹黨非擯異已君父之所倚任者非其黨類。四縱鋒鋷恣意斥逐君上處分小不愜意則則含愠寓諷必勝乃已。又曰閔鄴狼藉請托橫行詞訟立落一視親疎監司守令莫或自斷至於去年遷陵時石物虧欠退墮水患時烈日親而移陵之後敢以碎骨等語肆然譏嘲清州人池應三父子之變世所未聞儒生施罰則憤其立異頗指道臣酷刑諸儒又曰平生負犯固難殫舉而敗常亂倫至於教閱慎廢父而極矣維我孝宗大王以仁祖大王第二嫡子昭顯既薨光膺丹命履至尊主宗廟者十年邦家嫡統捨此何之而仙馭賓天貶稱梓如其曰不

害為庶子曰嫡統不嚴有國以來安有主宗廟十年之君不以嫡統許之者乎宋浚吉李惟恭之獻議依樣時烈之誦蘆雄唱雌和協勢助威鉗制一世之口驅迫舉國之人間有忠國之論的證禮議之謬則同聲合辭目之以兇邪尹善道言雖浚激若其宗嫡統之論可質百世而受時烈之旨者遽請殺之其子仁美抱才登第而父子終於廢錮而死嶺南多士叫閭辨禮則又請重法繩之士林重望搢紳名流坐此淪陷凡幾人也又曰當其禮訟衆發理屈辭窮之後間嘗諉以明律乃其末意宗主貶降昨春仁宣王后之喪大王大妃服制又降為衆子婦大功之服蓋時烈

初以體而不正斷之故禮官不敢矛盾其議耳父子相繼之謂體嫡妻所生謂之正不正二字何以加於孝廟哉惟我顯宗大王一怒斯赫羣枉莫逃嫡統歸正倫紀復叙緒以殿下不愆不忘丕承丕顯邦禮既正國是已定討罪之典寧容少緩又曰朝廷之職盡其心腹賢士之閑皆其爪牙營救之言遮口迭出其勢將使黨與盡起以庶子之說為必是時烈為真君子先朝釐正為誤定 殿下之罪時烈為失德然後乃已請宋時烈極遠竄故判書宋浚吉追削官爵前叅判李惟恭削奪官職門外黜送 答曰宋時烈當初首有乖禮之罪今已釐正之後則削黜之罰亦

足懲矣况宋浚吉李惟恭不過隨叅於其間而已有何追削削黜之理乎不允

翌日夜對

翌日夜對修撰任相元曰宋時烈之誤非謂無罪而若謂之貶降先王則亦似過中矣時烈年迫七十老病已極若遠竄至於不幸則豈不可慮乎至於宋浚吉性本柔和又無瑕疵身死之後似不可追奪且非相臣而論以合啓亦可謂不知臺體矣上曰受孝廟禮遇之恩而補以庶子烏得無罪乎若謂貶降則元非時烈之本情矣

南九萬疏抹

大司成南九萬疏畧曰 殿下卽祚之初命宋時烈製進
誌文敦諭之命至於七八終至於招徠而後已當此之時
殿下於時烈虛佇之誠禮遇之隆可謂至矣才過一兩月
聖心忽變嚴峻之教咎責之辭前後相續多有臣子所不
忍聞者 殿下若本以宋時烈為如此之人則初卽祚時
所以眷待時烈何以如彼之勤篤耶以此中外之人或以
為 殿下不能無撓於膚受浸潤之言以致前後之頓異
者此雖以小人之腹妄度天意執迹現之則不能無萬一
之近似云云 荅曰諉以戒誨至以不能不撓於膚受浸潤
等語揣度情外恐動之狀予不忍正視也

李尚真疏

兵曹叅判李尚真疏畧曰近日臺論初謂只劾其誤禮之
失漸至於加律遠竄而招撫狼藉語意慘刻株連之禍并
及泉壤斬伐之勢有同燎原羣情危懼氣像愁慘此豈聖
世所宜有哉臣之區區憂慮不惟在於今日時勢宗有闕
於孝廟聖明義烈也孝廟以光明正大磊落雄圖欲洗我
東山河之恥惟其忠義之士可與共大義者寤寐誠求乃
得之於甘盤之舊卽宋時烈其人也感應之妙不啻如雲
龍風席契合之密不啻如魚水夫何皇天不吊志業未究
遽棄臣民永安中道之痛足為千古於悒古語曰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使後世欲觀孝廟扶天大義之志則必先求宋時烈之何如人也今以不測之罪無杖之名加之於為時烈不惜其投畀崩海若使今日所論書諸簡冊傳之後世則必有竄議於孝廟大業恐由此而并其無宗其所關係為如何哉雖使宋時烈宗有罪犯 殿下固當寬假以光孝廟之志况其貶損之說天理人情有萬一不近者乎云云 答曰其為宋時烈至於語涉孝廟不但傷知人之明而已由此而并其無宗等語宗甚駭然也

許積劄抹

頌議故許積上劄曰服制之為三年自是亘古不易之典

而宋時烈取屈各改疾人覈正樹黨援而橫異議遂使一國臣民不敢言而敢怒謂之先一己好勝之私而後國家禮制之重可也至於合啓中宗主貶降等語不亦甚乎宋時烈即孝廟之臣身榮名耀舉國趨風莫非孝廟試可之思彼雖無杖寧有反主貶降之異意若不刑去貶降一句則無以宋時烈之心 答曰劄意無非極言至論當此服朝著眩亂之日卿以三朝柱石之臣調劑時艱以安宗社卿之為國盡瘁之杖敢不服膺而惕念焉 持平吳挺昌司諫金寶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等請對入侍以為宋時烈遠竄之請公議益激若速允從則其後

庶可為鎮定之道上曰然則遠竄可也德源府遠竄

鄭致和疏

左議政鄭致和劄子畧曰宋時烈已友議禮誤引古禮固執已見終未免乖舛之故此不過無情之失云云 答曰劄中所謂一時無情之事云者予所未曉也

張善澈疏

豐陽君張善澈劄子答曰卿以與國同休戚之臣不顧國事為誤禮之人汲二營揅不遺力予未可曉也

金益廉疏

揅司藝金益廉上疏傳曰託以求言應旨營揅宋時烈其背

公死黨之習不可不懲所帶之職姑為許通上年會議時叅啓諸臣并即牌招行公事下教政院

儒疏

四學儒生朴恭斗等二百三十八人上疏傳曰疏意極慘疏頭停舉

黃世楨定配

前教官黃世楨上疏畧曰臣自少師宋浚吉宋時烈兩臣者義雖師生恩同父子及至今日禍迫幽明之際臣何畏歿身之誅不為一言暴兩賢之至寃乎伸揅尤菴指斥尹鶴不遺餘力傳曰觀此黃世楨疏滿紙說話無非陰慘至於言涉先王

以不忍聞之說加之於君父誣陷諸臣不遺餘力如此姦邪陰慘之人不可不痛懲以杜後弊絕無定配

尹鐫對黃世楨疏

二月成均司業尹鐫上疏曰臣卽者得見前教官黃世楨疏其所以誅斥臣身者又不一其說臣於此益不勝慚赧駭懼之至也蓋自己友以後典禮謬而國論作以至今朝著涵二是非朋起陰陽互爭臣亦當初與於禮議之人當今日朝廷論罪誤禮之時有不敢可否之嫌以是泯默多日不敢隨衆論說今日世楨之疏既闕上聽臣固不欲與之相卞而請畧舉臣所遭之首末以徹 殿下之聰聽可

乎宋時烈卽臣少時交遊也亦與之為疏屬當初未嘗不親且厚也雖知有暗滯之性而亦與其慕學之心及已友大喪初未成服之日臣在闕外哭班時烈在闕內中官次與臣書欲用禮家四種之說臣報以帝王家以宗統為重四種之說用不得之意而不得行及庚子夏今叅判臣許穆請改服制疏上迂臣亦有改舊從新之議自鄉八都下時烈等已去國而獨李惟恭在朝頻聞主張四種之說甚力時烈不肯故正亦惟恭之所為也臣又書與惟恭極論當初服制之非而欲其因公論既發改正從善上使國禮歸正而下勿使時烈等陷於罪戾且曰太王之宗移於王

李不得歸於恭伯漢室之宗移於茂陵不得歸於臨江宗
之所在即服之所隆也服之隆所即服之所習也執長庶
之說昧大統之重以委卷之禮論王朝之典吾不知其可
也天子為天下主諸侯為一國宗致隆高而極尊貴於是
而猶曰以庶子降服云介則是不亦貳其宗而夷其尊乎
云云又與許穆論卞有曰按今長者所論有倫有稽固足
以破今日之議矣註疏中立嫡以長之說其議甚明夫婦
所產受祖宗之重者謂之非正無義也同之妾子甚舛也
然愚以為賢疏所言特是士大夫家禮耳亦謂王侯家未受
重此於士子耳非可上推於天子諸侯者也古之諸侯奪

宗聖庶奪嫡既緦序受宗廟社稷之重則宗在於此受統
長在於此為緦體之服為至尊之服武王既為天子則伯
邑考雖有嗣續不得為太王王季之嫡矣漢高帝為王為
帝則劉仲雖為長不得持豐沛宗枋之祀矣武王死太公
尚在則當為緦體之服不得故重於伯邑考漢高死太公
無恙光武死樊后無恙則當與天下共服至尊之服不得
以劉仲伯升為嫡而降高光之服也然此猶為嫡產而言
若漢文武則皆側室子也既登為帝而沒則為其父為其
母者可論以嫡庶而不服緦體至尊之服乎體緦至尊故
斬固常倫大義也泯庶家長子斬謂其承父祖之序也况受

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四海之主其為長也大矣其為宗也尊矣是為奪嫡奪宗事絕常倫此王朝禮與士大夫不同者也云此亦推廣卑宗夷尊之意也當時許穆見臣書而避之惟恭則見臣書而斥之以嫁禍遂與臣絕遂使國論橫潰典禮紊亂此世楨所謂臣與許穆書中有卑宗夷尊之說臣宗偁之者蓋指是也時烈執拗偏滯將不可收拾亦不欲屈心而友其人今已十五六年于茲矣此事之本末也世楨即時烈之門人而亦臣之素所習知者也當庚子作禮論之時世楨固常是臣說而非時烈然亦未能直言公議以犯其師之惡聞臣常屢書責之使之匡救其

非以自盡於師生之義且與世楨書曰上以論禮事逐

尹善道而使之更問于尤貳台

貳台則時烈其時職名也尤則時烈私號也

可

謂絕千載之隆際矣若於此不竭心滌慮使大禮歸正以應我聖上之求則求負臣子之責而君輩無言豈不更為尤門之罪人乎云而世楨終不能從以其有是非臣時烈之心故終以是得罪於師門世楨惧其如此而不容於其師遂與臣不相往來臣常謂世楨雖不得與往來而其心則固自若也不意今者盛言費辭為時烈分疏有若眩亂是非違其本心者然而至徹於天聽臣不能知其說也父子天性也君臣之義無所迹於天地之間師生之道亦惟

以義合者今世楨不反其本心權輕重是非庶幾自致其
乎無隱之義而徒為此紛也臣竊愍悼之而為之憮然
有間也且臣稟性樸愚言語拙直其於見不到處雖古人
之說亦有信不及者與朋友言有質疑論難以不敢苟者
不能無見於文字間以俟後世者此則蒙蔽之致也而世
楨所謂雖於古人箋註出入異同者此也以是之故於時
烈論禮不能強其所見而從之至今日時烈之得罪也臣
既知時烈禮論執迷誤事之不可而公論不得不作臣又
不能汲也然繼已見附衆論而營抹也且臣知時烈始為
此論出於昏謬本無邪心今日之論此事亦不可遽加以

情外之律云耳噫時烈既執謬見謹誤大禮疑亂朝廷陷
溺人心術先王既發悟而斥其說殿下又緘志述事
從公議而黜罰之以明是非臣於此時雖有戀之私又
豈敢出位犯分以干朝廷之事而自為異同乎臣又知
殿下一時之聲色未必為竟日雷霆彼臺臣之言又豈出
於戕殺報復之計哉是則世楨所謂驚懼慚悔之不暇者
其將在臣身乎抑亦當此時烈之心乎世楨所謂士禍大
起凶悖害正云者臣又不知其何說也臣謂世楨之為其
師者固不可誣是而為非姑息以為愛也其他為時烈地
者雖不知即今國論齊發是非既正之後惟當追悔前非

自勉於將順 聖上之志朝廷之論思與之同寅協恭以
共濟國事是可圖耳今乃黨非偏護齊聲合謀欲角戰公
議而上與君父相抗至於假命借師稱弟自托於致
死之義而不欲與論事之臣共處 殿下之朝廷而同戴
一天此何義理而為何世道也此真足為世道流涕為君
子所悼懼者也臣雖無似非欲為一己分疏與世楨下蓋
欲 殿下知其如此不撓奪於衆多之口大明義理深執
聖志亦為建極遵民挽回世道之圖耳以是不敢避叟二
自下之嫌而輒因時烈有此敷陳惟 聖上諒察且臣既
被世楨之侵斥有足羞朝廷而增愧懼者伏願聖明速免

臣職名以安愚分以謝人言臣無任惶悚慚愧之至臣既
為此疏將欲仰達區々之意即又伏覩備忘記有世楨絕
島遠竄之命臣不勝瞿然之至然世楨無他只是昏弱不
能自拔有此顛妄之言耳 聖上辭而斥之可也至於因
匹夫之言用四凶之罪則當此求言之日恐有乖於 聖
上包容之道於其所論諸臣之心亦有怵惕而不敢安者
敢望 聖上更加睿念特為降宥以示天地之量

竄尹塔臣強之說

初吊祭勅遠接使吳始壽還奏臣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
諸譯曰皇帝以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而事大之誠不

替又受制強臣事不得自由故特用異典賜祭二度黃海
監司尹堦亦見孝禮聞此言尹堦上疏曰通官張孝禮與
臣少時同里閑相親故勅行到平山不許私覲之嫌直入
臣房畧與酬酢而臣強之說初不言之矣始壽上疏自下
尹堦亦再疏曰臣強之說遠有源委頃年福昌君楨還自
燕京亦以此說陳達於先朝今者始壽又以此說陳於榻
前前後後辭意大抵一般往來之臣指不勝屈而俱不聞此
說始壽一家獨能聞之人皆疑惑則欲得別人為證之心
宜無所不至云云楨與始壽為內外之從也始壽又上疏
力言正言睦昂明司諫宸請李尹堦拿問遠竄鏡城尋蒙

釋時議皆以為始壽自做此言謀以擠陷曩日當國人亦
誣及先朝而皆不敢言 慈殿聞之駭痛 下教曰諸臣
曾為先朝臣子何敢無辨遂命大臣往詰通官言語所出
而始壽憑依細惑之端露出矣

仁宣王后小祥除服節目

禮曹啓曰仁宣王后小祥除服節目若以五禮儀常時除
服之節言之則百官以衰服入哭改服淺淡服行祭二畢
後吉服而卽今斬衰在身為除期年服遷着淺淡服似為
未安雜記有曰父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其註曰服其除服而反喪服以示前喪有

終也先正臣金長生荅或人有并喪除服之間亦引雜記此說則雖在重喪之中暫借除服之服以示終喪之意似合禮意今此練祭除服時百官當以烏紗帽淺淡服黑角帶行事後仍著時服白帽白圍領議大臣大臣亦以為是上從之

右副承旨尹鑄啓曰仁宣王后練祭時除服之喪以淺淡服烏紗帽烏角帶磨鍊定奪而但二十四日以後羣臣閱仁宣王后齊衰期年之服又持顯宗大王斬衰三年之制前頭敬思殿朔望陪祭時當服何服請令禮官先事議定禮曹請議大臣許積鄭知和等以為以即今臣僚所著白

帽袍陪祭恐合情禮上從之

金佑明劄福昌福平紅袖之獄

三月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劄畧曰近日之事可謂痛哭者固非一二而其莫急莫大者有一焉夫三至之譏能致曾母投杼者亦有之孟母三遷之教格於間言曾未聞而外間傳播無人不言以殿下止孝之誠以慈聖止慈之仁而人言之切迫乃至於此臣心痛割只欲無生而莫此聞也且福平君煙之兄弟荷孝廟如已出先朝若同產之仁何可量也恩眷之隆敬謹漸懈出入禁闈醜聲聞外此乃先王所憂慈聖所難處聖明所承教微臣之請早善處於前

席者也由家以及朝廷關係至重日碑斷思後世稱羨沙
門犯戎僧徒猶恥乃使各殿紅袖至為有子之人而莫之
禁遏則其淪壞 殿下家法為何如而亦何可以為國乎
伏乞聖明推恩施法早決量處使得動心忍性改行自新
則宮闈肅清國家幸甚

初福昌君楨福平君禮福善君栴

皆楨平大君子

兄弟三人俱

蒙孝顯兩廟眷愛漸益驕淫自甲寅後諸福與清風府
院君金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潜奸宮女將有不
利之漸明聖王后雖知之以清風不應求如之何蓋佑
明以隧道事恐宋時烈癸丑至於請對而斥之及至鑄

穆楨栴之搆成禍機也頗有甘樂之心至是鑄穆等勢
焰既張縱恣無君日以益甚楨栴等內外相應窺覷不
軌佑明始懷憂惧上此劄

一說曰時有許廷者仁廟潛邸時友人許啓之子而長
安大俠也一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而內西公外西
而內南也今日吾與公偏論可乎清風曰何謂玆曰仁
祖氏吾父之別友也故仁祖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為
世交今世交之子孫如彼卑弱孤危不保朝夕吾是以
憂之寢不成矣因涕泣滂沱清風聽之忽思聖躬幼冲
多病且無兄弟親子又無宿昔大臣可以保護者而彼

諸福諸南日與相結遂即感悟入白楨榿交通宮女之事又曰此管蔡之漸也

疏八傳曰福昌君楨福平君榿出八禁闈交通內人至於有子事甚驚駭并與內人拿問處置

吏曹判書許穆吏曹叅議尹鐫應教李夏鎮校理權愈請對領相亦承命入侍以為國舅聞細人誤言上此劄請與國舅相下釋然後中外之疑可釋然云上令故院召問見佑明不進待命金吾

福昌君楨福平君榿等內人常蒙貴禮等原情判付內信聽人言至使骨肉至親陷於不測之地予甚慚然不勝痛

泣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如此冤抑曖昧之人不可暫時滯獄并為放釋

夜對

翌日夜對許積權大運張善激柳赫然申汝哲金徽尹深等入侍上張焯東向坐諸臣進前積以首相入告諸福之冤清風之誣時明聖王后在惟後乃大聲痛哭積曰此必慈聖親臨也仍請至近之地入侍未安臣等當少退殿下內入懇達慈殿止哭後當復入侍上入閣而哭止諸臣更入則慈殿責積曰汝以累朝舊臣受恩如何而不思報效敢以吾目覩楨榿事為曖昧耶因為下教曰先王於福昌

兄弟眷愛至篤無異同氣近與宮女輩頗有殊常之事自
內窮詰宮人皆有直招先王及未亡人所親見聞而主上
幼冲不以予言為是乃以信聽人言陷於不測為言此予
痛心處予恐宮闈不嚴果為告知于父親有此陳劄予之
此舉未免為夫人過激之語耶積惶恐失措曰慈教明白
更無可言當決業取招按法而處之矣諸臣各陳所懷可
也大運曰慈教明白更無可問之事矣善激曰更無可問
按法處之而已金徽尹深亦如之上曰予亦不知內間事
而然矣慈殿曰渠輩罪狀雖甚明白私意先發只欲槓等
則姑罷其職內人則定配遠地而至於死予所不忍也上

曰械死定配何如諸臣皆以按法請之上曰清風府院君
方待罪於金吾門勿待命之意遣史官傳諭遂罷出傳曰
槓等兄弟內人常業貴禮等雖不直招前後罪犯已盡彰
露令該府按法處之

翌日尹鐫洪宇遠啓曰管束慈聖不使頽故云蓋管束極
其凶慘故出世文字改以照管動靜矣此豈非爾瞻心術
乎趙賊嗣基則至謂之恰似文定王后云若使此輩遲延
時月則安知不有幽廢之患耶

槓等常業貴禮等還囚判義禁張善徵啓曰公族斷大辟
乃莫重之獄當初雖已原情既放旋囚之後則必更招處

之似是法例而今以榻前定奪在牘結索取招非但有違常法亦閔後弊其在按獄之體更招取服似不可已上曰福昌君楨等俱以骨肉至親雖有罪犯按法處之予不忍為且慈殿亦不忍斷法并減死定配常業等亦減死定配

尹鐫疏捃楨種

大司憲尹鐫疏畧楨種等不敬之行無禮之罪固知駭惧而王室骨肉之親非在大逆不道科則古人有屈法伸息之道周官之議親漢法之不治是也漢人論梁王立之言曰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污讒宗室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

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今日之事宗槩於是臣不敢隨衆苟同以負愚臣無隱之衷云云 荅曰臺臣以執法之官為之論列可也而至於累月爭執如是紛擾予宗未曉也

洪宇遠疏不貳過

副提學洪宇遠疏畧曰易之家人彖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是以婦人正位于內不顧外事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殿下冲年嗣服躬自聽斷慈聖初未嘗有垂簾之事國事如有可言則固當諭之於 殿下詢於臣隣而下向者楨種污讒之事慈聖粹然御殿親自隔窓臣隣顛倒

并失所指遠外瞻聆安得不駭也伏願 殿下怡聲下氣
殫其誠盡其道使事合於義無害於理則慈聖不貳之懿
德將與任似匹美矣又言佑明劄孟母之教格於閭言
殿下母子之間至慈至孝嫌間之心何自而生於其間乎
何為形諸文字傳之遠近有若兩宮真有是事也 荅曰
予以冲年誠敬未盡之致予甚愧慙尹鐫亦劄請照管慈
殿云云

宋時烈安置長鬢閔鼎重李端夏削黜

五月大司憲尹鐫掌令趙嗣基持平俞夏益李沆啓德源
遠竄罪人宋時烈以首罪之人名雖遠竄宗處北路初程

北路宗我朝豐沛之鄉人心淳古風俗朴素而時烈處之
有足以誑誘愚氓疑亂淳俗者請移諸南邊安置前判書
閔鼎重前叅判李端夏並削黜 荅曰依啓

竄李惟恭李翔削金益廉

府啓大槩李惟恭黨化眩惑之罪有甚於時烈李翔附會
壞禮之狀與惟恭無異金益廉標榜之醜儉佞之態國人
之所共棄請前叅判李惟恭前執義李翔並遠竄前司藝
金益廉削奪官職門外黜送 荅曰依啓

李惟恭配寧邊
李翔配寧海

兩司合啓請宋時烈加圍籬安置依啓

儒疏遠配

全羅道儒生鄭祥龍倡率忠清全羅兩道儒生屢百人上
疏以為宋時烈竄逐之始。星隕虹貫之變與慶元己未有
朱子請罪時變異相符極言伸理。傳曰觀此祥龍等疏
語意極甚凶慘至於語涉先朝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此
大臣於韓侂胄之姦宋時烈等指以為宋朝儒賢議禮釐
正之舉宗出於宋時烈垂舛而然也敢云青天白日以非
為是此所謂知有宋時烈不知有君父其眩亂朝廷無君
護黨之罪不可不痛懲疏頭邊遠定配其餘十人為先停
舉鄭祥龍慶源定配啓

閏五月清州儒生柳彥明上疏論服制進殷世系宗統之

圖

太丁太甲之說

政院還給再呈退却大司憲尹鑄白上曰前者

寧海儒生李萬亨投醜辱朝廷至以恠輩充滿朝廷疏
為言今又柳彥明之至論宗統嫡統如此之疏尤當捧入
以俟處分上曰兩疏并即推入此後此等疏章一并捧入
可也仍傳曰李萬亨柳彥明并令本道急速起送

傳曰觀此李萬亨之疏敢以時烈為一代儒宗已友議禮
非為貶薄而即一時偶然之事云誠極痛駭李萬亨邊遠
定配因許積所達還叔定配施以儒罰

又傳曰今此柳彥明之疏乃敢以宗統自有所歸之意滿
紙張皇猥引太丁太甲之說比擬無倫且宋時烈以嫡論

庶貶薄孝廟之罪不可以竄謫之罪薄施且彥明乃以時烈為無罪至以近日天災時變皆由時烈之故也此正徒知有時烈不知有孝廟者也如此陰險不測之類當以法律論斷以正其罪卽令設鞫嚴問彥明兩度凶疏必有指嗾製之給人添入問目中期於摘發

鞫廳罪人柳彥明刑問一次彥明以製疏援引崔慎亦刑問一次彥明旌義縣減死定配慎泗川縣定配

趙嗣基疏論宋時烈

掌令趙嗣基上疏畧曰宋時烈之心路人所知而論者亦不能斥言之古之知言曰堯之不治象者象雖欲殺舜無

可見之跡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又曰今者時烈弟子柳彥明著明當初之本意指擬嫡統之所在而作畧以上曰宗統自有所歸云此檄也非疏也貶孝廟而謂庶指嫡統之所在傳檄而播聞則是仁祖之嫡統不得傳於孝廟而孝廟嗣位不過為虛器假號今日臣子皆為偽朝之逋臣將置國家於何地耶非但可怒亦可畏也云云 答曰覽爾疏辭爾之明人倫正大義衷悃溢於辭表可不留心從速察職

尹拯疏自訟

執義尹拯上疏畧曰朝廷方治宋時烈之爭禮之罪時烈

卽臣之所師者也臣身亦有負犯蓋於丙午年間嶺儒柳世哲之上疏也湖南儒生有陳章對辨之舉臣代製其疏妄有論說今日之事理無俾免云云 荅曰爾其勿辭上來

朴憲疏內以恐動慈聖

六月初學朴憲上疏畧求時烈當先朝卽位初自知國勢朝夕危急陰為後日地議禮之日乃引檀弓免子游表之說外眩人耳目內竊有附托及善道之疏微露其心迹尹而趙綱柳世哲之疏益彰其凶計至於禹明緝照而以為罔上眩下之術可試於幼主乃曰先王昭其肝肺者必由

於數三小公子倡為陰險之言以為網打一時名流之計羣起誹謗百計窺覘內以恐動慈聖之心外以疑惑殿下之聽至及楨柎自陷罔測之罪則又欲乘時搆誣以售前日之計尹塔所以終始欺瞞者亦其意也時烈之罪有浮於仁弘媚於昏主伏願一遵仁廟處仁弘之法斷然行之上告宗廟下布朝野云云

諺教

慈殿諺教下葉房曰生固無益之人至今生存宗為痛恨矣今有顧念國家為此之事我生小有益於國家則豈徒痛恨於生存而但已乎不忍聞之辱及於先王而且以予

之故貽害於主上盛德者多矣以予不能即死之故得聞如此之言只望速死而歸此心靡定又遭此同極之事不知所以為心神精迷亂惟欲開口不言而歿矣如是懇眷以啓如此之事自下何以盡知乎

許積劄請憲使著一通文字

領議政許積上劄曰朴憲向日之疏歷詆朝臣殆無完人今見此疏語意尤譎令人不忍正視也欲激上下之怒逞必殺之計此何意也至於先王昭其肝肺必由於教三公子之說豈非諛辭之甚者乎從何得聞而乃敢筆之於書上達絳纒之聽乎若夫內以驚動慈聖之心外以疑惑殿

下之聽云者又極無狀又曰肆為潛通之說輕加於慈聖之尊其為不敬有非言及乘輿之比也且彼尹增疏語意在自明自是別事寧或相干而又聞此人短於為文尋常舉策亦不成樣云今若招致政院使著一通文字則情偽莫逃

都承旨李弘淵啓曰朴憲依舉子樣坐於庭下以代括母上書出題以給則有若泛論押八渠日前陳疏渾八為文字大臣所謂短於文者似是宗狀傳曰昨年議禮時先王親考禮經釐正大禮豈有二三公子論於其間之理乎況內以驚動慈聖之心尤極痛駭卽為拿囚指嗾製給之人

一體鞠問以啓

趙嗣基削奪

承旨趙嗣基疏畧卽今君臣上下所至願孰有大於安慈聖之意乎臣知 殿下之事慈聖必無有一事或闕朝臣之輔導 殿下以盡誠孝以見殿下之止於孝慈聖之止於慈融之淺之無所間斷而以慈聖淵懿之至德不安於心下此惻怛之教臣反覆思惟未得其故臣請伏誅而當其罪以明 殿下無過聽受而已慈聖之下此教殿下之過耶朝臣之過耶遠近傳聞豈不驚惑若一毫有此事而殿下反不自覺悟則臣下之罪也若一毫無此事而不能

覺悟於慈聖使殿下之心有此過慮則亦臣下之罪也夫 憲腐雖輩雖罪之重辟不足以贖其罪也雖然憲疏上一舉朝欲殺之蓋其疏意陰辟能巧中一時之忌諱也其意蓋言外間造言傳說者之無狀非敢非毀先王亦非敢非毀慈聖則與誹謗者有間也若因此重治則適足以歸怨於慈聖云云

傳曰觀此趙嗣基疏敢以人子不忍聞之說加之於君上肆然投疏營救危險之人不可尋常處之趙嗣基削奪罪人朴憲原情宋時烈以為已亥議禮之後尹善道趙綱柳世哲諸人相繼陳疏終不得請而先王末年自然覺悟

者必有殺三公子出入禁中交相浸潤之致云云愚意竊謂渠何敢做出浮言以累我先大王之威德乎書其情態欲為上達文短所致措言未瑩其故令必由某宦之說頃聞鄭維岳之說偶然挿入云云判付內先王親考禮經可質神明有若先王邈然不知此必由於二三公子之說豈敢有加於先王之理乎至於其故令必由某宦侍之說尤極叵測各別嚴刑鉤問以啓

許穆劄抹朴憲

右議政許穆劄憲敢以間里之言上涸天聽語犯慈聖罪固罔赦二三公子浸潤之說故由某宦之說憲慌惴失侍

對宗非憲自做之說以此罪憲亦免矣

尹鐫疏抹朴憲趙嗣基

吏曹叅判尹鐫疏憲者么麼人其言謬妄退之可也斥之可也乃治如巨奸大盜干國之說者過矣又曰趙嗣基聞外間諛言之罔極欲一言陳告於聖聽辭不達意若以是謂之恐動君上知其冤矣

朴憲刑問六次不服判付內特為定配

特放楨榷

七月因大旱疏決時上曰楨榷以骨肉至親異於他人雖其罪犯重大罪罰既行久竄避方心所不忍慈殿亦有惻

然欲放之意特許放還時許穆尹鐫力請放釋左相權大
運正言權瓊爭其不可而上不從

金壽恒疏抃宋時烈因論洪宇遠趙嗣基朴憲尹鐫

李壽慶

判府事金壽恒疏畧曰今日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國命
作威福為罪案至曰人主不敢正其罪噫殿下歷考往牒
曷嘗見明君哲辟之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之臣乎
設令時烈誠有擅國之罪終始委任而尊寵者非孝廟與
先王也耶如使為此論者少知尊主之意則時烈固可罪
也其言不冝若是其肆也况以孝廟之睿聖文武先王之

大公至明其肯受制於下任其把弄國柄而莫正其罪乎
向者臣強之說發於北譯之口君臣上下莫不憤痛將有
卞誣之舉此豈為臣下而然哉誠以既曰臣強則主弱在
其中也故其時慈聖下賓廳之教曰先王於此果有一毫
近似者耶慈聖所以痛先王之受誣者亦在於臣強二字
矣人臣之強孰與執國命擅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
誣不在於異國而在朝廷之上在異國則辨之在朝廷則
置之其如義理果如何也前後進言於殿下者率多亂倫
而敗常至有勸殿下以照管慈聖之動靜者自古未聞
以子而照管父母則豈非逆理之言也金佑明之於國家

同休戚之義又非他人比則疏中所陳只是至誠憂愛之
發而 殿下之受以自反不示辭色亦察其意之無他也
至請召致而廷詰有若置對而鈎問者然此何意也易之
家人之義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其下文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註之者曰既言男女之正又推本於
父母之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位非母與子之謂者豈非
的然明正而以此援而為諭固已悖矣至於不貳過之說
尤非臣子之所敢出於口者指斥慈聖之過於 殿下之
前曰毋使貳其過而 殿下明睿豈不知其言之悖謬而
猶且假借太過如朴憲狐鼠輩固無足恠也憲疏所謂內

以驚動慈聖之心者其言大不敬其心極叵測未知何人
以何說驚動慈聖而慈聖所驚動者亦著於何事也此不
可不嚴鞫正罪慈教之由於憲疏大臣亦已承教於榻前
矣今若因此盡傷以致玉體之增其不豫則殿下當作如
何懷耶巫治姦人誣詆之罪少慰慈聖之心此亦保護之
一道也憲之情狀聖上亦已洞燭而趙嗣基之公然投疏
至以歸惡於慈聖而為恐動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
者嗣基被譴之後右憲之徒訖可以戢而百計營救至於
合辭請釋於前席如恐不及為憲之地則至矣獨不為慈
聖地乎至於楨榘之全釋出於慈聖與殿下之特恩則不

害為親之仁而至於自下力請汲之然猶恐放釋之不
早且聞其分疏之言至以為初非重大之罪比於家人子
弟之近婢僕於父母之前云是何言也先王之所深憂而
難處者慈聖曾已親諭於臣隣矣如不以先王之憂為不
當憂而慈聖之教為不必信則必不敢肆然為此言也
荅曰觀卿劄辭不覺體寒而心冷也予聞大臣之責不在
於護黨而在於為國之誠而已近日亢旱之慘前古所無
別為疏決上以荅天怒下以解倒懸之急今觀劄辭不勝
痛駭噫孝廟之待時烈亦猶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
尚昭烈之於孔明太宗之於魏徵則為時烈所當竭力圖

報之不暇而計不出此反生陰險之計貶降論庶壞亂禮
制所當論以一罪而以孝廟禮遇之故施以次律矣卿劄
中所謂徒急於罪時烈而不知其言之侵犯於君上云者
尤極驚愕昔大舜之世尚有共鯀流殛之典况時烈忘孝
廟之厚恩誤孝廟之宗統此宗孝廟之罪人也豈有釋孝
廟之罪人而回天怒弭災異之理乎又曰至有勸殿下以
照管慈聖之動靜云者尤不勝駭痛也是將欲離間予母
子耶予之奉慈聖也晨夕問寢慕文王朝王季之事洞心
屬心猶恐不及如將失之無少間斷予日夜耿耿之心
而卿居大臣之列乃以人子所不忍聞之說偃然筆之於

書以駭惑中外之聽予寧欲溘然而無知也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以如是万二不近理之說詬辱君父是何忍也一覽卿劄辭仰天鼓胷生不如死也且楨榘等俱以骨肉之親雖有其罪久竄遠地尚未蒙寬宥之典以慈聖仁愛之心特欲放釋故孤仰體慈聖之至意返之京第使之杜門自責其於議親議族之義明矣卿意大相不同予宗未曉也楨榘等所犯不過持身不謹而已時烈身犯一罪而卿反伸捄一罪之人欲使我骨肉至親陷於不測之地卿雖急於救黨肆為不忍聞之悖語何面目復謁兩朝於地下乎且卿之劄語非為應旨救弊積怒於時烈之被罪

憤之餘以此為眩亂朝廷之舉也大臣之所為如此此豈非凶災之一助也哉予宗痛國家之將亡也

時大妃處置楨榘事後凶徒深懷惡懟且意大妃扶護士類乃生私瞻之計篤勸上照管慈聖動靜宇遠䟽請使不貳過壽慶措䟽上異宮而居不果上而傳說喧請騰又有憲䟽壽恒遂上劄力卞被竄然凶徒之計賴以小沮

合啓

八月大司憲金徽掌令金海一持平李杭司諫李沃正言李瑞兩等合啓請判中樞金壽恒罷職 答曰金壽恒忘

君負國之罪不可不屏諸四裔不與同中國中道付處

金壽恒遠竄朴憲遠配

兩司合啓請付處罪人金壽恒遠竄依啓靈巖遠竄朴憲
刑問六次不服判付內渠之凶疏此必他人指嗾之事當
嚴加鞫問必得其人而後已屢次刑訊則殞命可慮特為
遠地定配

斬衰辨議

吏曹判書尹鑄上疏請大王大妃服制改以斬衰其畧曰
向者孝宗大王服制之議宋時烈等宗竊大經蓋其所聞
者士庶之事不聞有王朝之大禮所知者長少之序不知

有宗庶之大分捨明白易見之經文守疑晦難明之疏說
馴致差跌遂不自知其八於無君之域及先王改期年而
為齊衰三年庶嫡之義既以明矣其足以解神人之憤而
慰在天之靈矣但王朝之禮自有大經既尊居九五之位
則不論嫡庶長幼而有為長為君之禮內外親戚百官庶
士皆服斬衰三年雖母后之尊亦以緇統之義而與天下
同其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百王不易之道也故
禮曰為君斬與諸侯五屬之親者皆服斬漢人之言亦曰
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是也若此等義班班見於經史丹者
非一我朝五禮儀亦宗用古制大王喪則凡在斬衰大功

小功總麻之科者皆服斬內喪則有服齊斬三年者有服齊斬期年者無他功總之服其義可知也是知國君斬衰之服非但古禮則然國朝之成憲亦然向日言之者所引亦名長子曰正體曰母為長子齊衰者皆以未受重者也故傳曰為長子者何以三年也以其將傳重也謂之將傳重則於其已傳重者不可以是班之也許穆尹善道等所謂正體三年之說固足以破宋時烈等體而不正庶子期年之說而明宗統之所歸庶子之不可加於先王其義章章也然臣謂得其一猶未得其二嫡庶之義固明而君臣之義未著也然則在前孝宗大王之喪大王大妃之服亦

宜斬衰三年之科諸公主出嫁者之服亦同是科孝宗之服既往之事不可追惟大王大妃之於顯宗之服尚未盡蓋顯宗之於大王大妃雖若在孫服期年之列而既居君位而履至則當服斬衰三年之服不宜降在齊衰與士尊大夫比也士大夫家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為長孫期為孫婦大功今之齊衰雖為嫡孫猶士庶服也周禮嫡孫婦大功至魏徵始升為期今之為暮雖為嫡婦猶古之大功也亦為士庶服也此臣所謂禮之未盡正大義之未盡明者也大王大妃服宜改以斬衰以終三年作為大誥曉諭中外使人心淑邪說息永有辭於來世云云

上命議大臣領相許積左相權大運領府鄭致和行判府
事鄭知和議尹鐫所引為君斬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
服斬之文博考古禮援據甚詳而但禮又有尊同則服其
服之文母后之於國君其尊既同其所服制宜服本服若
所謂五屬之親恐不并指母后而言也五禮所謂大王喪
則凡在斬衰功緦者皆服斬云者正指五屬之親為臣於
國君之言也尊同則服其服者亦必不在於限此也云云
右相許穆議凡喪為天王斬疏言諸侯諸臣為主斬不言
母為子斬又曰正體之尊不係於五屬君臣之義雖嚴父
子之倫何可廢之尊同則無斬此喪制之大義也又曰魏

晉故事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為天子斬東晉太元二十
一年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
太后制三年之服尹鐫博於禮者言此禮已久云云
吏判尹鐫疏畧臣之愚意欲據周公之禮明緦統之重立
君臣之義而大臣之議皆以尊同為言所謂尊同者固儀
禮之文也禮所謂五屬之親者為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
也倫紀之序父母為首而若祖若孫曾孫次之言五屬而
捨父母臣不知其說也且今日之當法者非祖宗之制乎
五禮儀有外表斬內喪齊之制今定國家之大禮而顧欲
不遵先王之典制臣又未知其何如也嫡庶之義人知其

不可祭也而君臣之義緇統之重何可以不明也以家人之禮而為王朝之典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魏晉故事古之人既有行之者固非無稽也而今乃曰非百王之典臣又未敢信也孝宗大王當為三年而降之為期此宋時烈金壽恒等之所以得罪也仁宣王后之服當為齊衰而降之以大功此所以趙珩等之得罪也今於顯宗大王當為斬衰而斷之為期制獨無不平於人心者乎臣有典禮私議一冊隨疏投納云云 答曰國家安危係於明人倫人倫紊亂則宗祀危矣嗚呼時烈外飾儒名內懷陰險使孝廟不得傳重亦不得服斬三年之制興言議禮之事恨滿腔

裡逮及仁宣王后議服之時禮官趙珩等雖急護黨豈可忍忘孝廟之恩乎先王赫怒典禮既定而至於大王大妃於顯宗猶未盡制夫國家之制與士夫之間有異顯廟履至尊之位則豈不得為祖孫之間而有不服斬衰三年之理乎

傳曰大王大妃服制以斬衰三年定行今八月十八日練祭兼行受服事言于該曹

領左相聯名劄極論鑄說之非上命大臣六卿三司長官會議

命大臣公卿三司會議服制鑄猶執前見逐条論辨於榻

前曰王朝之禮與士大夫各異固宜分別而用之又曰母
后亦在五屬之中又引馮太后弒其君之說以為母於子
亦皆有臣道許積曰子無臣母劉侍讀之意是矣許穆曰
惟有天顯之親未聞父母為親屬也父母之為五屬斷無
是理也鑄曰臣惟知周禮經文父母似在五屬之中積曰
此乃鑄自做之言也五禮儀則只言其外喪斬母后之為
國君斬衰見於何書耶鑄之意以為二長子斬衰者以其
將所傳重則於其已傳重者固不可以是班之古禮本無
將傳重已傳重之分今若欲以已傳重而增其服則太后
之於皇帝猶可增齊至斬上皇之於皇帝本是長子斬衰

之服也斬衰之外更何加焉今直曰已傳重者服當有加
云爾則禮所謂母為子不得過於子為母之義將無所施
也又曰惟其在嫡孫傳重之位承正統而履正尊故其尊
同而乃有服期之禮又曰鑄以為君喪三年示民不疑也
以明君之於民有父母之義我孝廟先王至於大王大妃
乃子孫之倫子無臣母之義則不可擬之於臣民服衰之
類也其不可捨本服而降服臣民為君父之服也明矣又
曰鑄所謂言五屬而捨父母臣不知其何說者亦不然矣
屬之為言屬於已之謂也喪制圖式疏既曰親屬又曰支
黨又曰族屬則屬字之不可加於父母以上蓋亦章二明

矣。鑄又以臣等獻議中尊同之說為誤。此與姑姊妹適異國者不同。此亦不然。姑姊妹女子弟姪既為諸侯及夫人。則便有尊同之義。况為本國后妃而尊為國君之母。若祖母者。耶鑄又引五禮儀以為外喪皆斬。即祖宗之制。此亦不然矣。大王之喪。外以羣臣。內以上自王妃。下至守閨。固皆服斬。故莫不逐一詳列。喪經之制。而至於王大妃及大王大妃。則不列於此。其義可知也。又曰說者或引儀禮諸侯諸臣皆為天皇。斬衰。曷嘗曰母后為天皇。斬也。又言先王所以親考禮經而釐正之者。即釐前日期服之誤。而反齊衰三年之正也。今若曰說者言捨先朝已定之齊衰而

增其斬衰之過。則竊恐先王釐正之本意。未免故虛而盛德大業。將由此而昧然不明於後世。可不惧哉。禮判閱熙兵判金錫胄。皆同積說。鑄曰此不可以言爭。只在上斷以行之。苟欲問之。則洪宇遠。吳挺。呂李同。揆俱是禮學之人。下詢可矣。檢閱趙持謙亦陳鑄臣母之說。有傷倫記。

尹鑄上疏畧曰。今日典禮之得正宗。我東方杜稷無彊之休。不幸羣臣膠守前迷。沉冥俗見。以致移易云云。答曰。予之意。則畧做古禮。定以斬衰矣。反覆思惟。以晉宋亂初。世之事。斷定莫重之禮。極涉未安。况且禮經有曰。諸侯服天王。斬母后。無天皇之斬。文不可以終無。可據之禮。定行。

大禮矣 傳曰欲以斬衰三年漸定矣今聞大臣叔議叅以禮經則終無明白可據之文大王大妃服制勿以三年磨鍊

洪宇遠疏自明

工曹叅判洪宇遠疏局嘗敢以慈聖之過至斥於殿下之前曰無使貳過如判府事之言乎且此不貳過之語初出於孔子稱顏回之辭其所謂過者非顯然大過只是微有差失之謂也蓋其縷差失而使能知之便更不萌作之謂也此顏子幾於聖也臣愚死罪以此望於慈聖者出於犬馬之忠云云

御製水舟圖

十一月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命諸臣出獨留領相許積出示一幅畫乃滄波萬頃泛扁舟一葉也上謂積曰舟無維楫而中流遇風則必有顛覆之患此可推於君道矣圖上有一篇文乃御製也其文曰夫治國之道有五焉一曰好學問也二曰用賢士也三曰納忠諫也四曰好聞其過五曰賤寶貴賢也何謂好學問也人君先以好聖賢之學為急務日御法筵討論微辭蘊奧則其切也漸臻于日就月將其成也遂抵乎大聖之域傳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如學也嗟呼其眷云乎學問政云乎道德章云

明矣惟我成廟朝方在諒闇之中日三晉接與經幄諸臣
講辨奧旨夜或賜對確論古史治亂興止善惡成敗之跡
其加意於學問於斯乎蓋之矣古者衛武公以九耄之年
猶尚勤二服膺於學問况於少壯者乎此切磋琢磨之學
瑟僖赫喧之德見嘆於淇澳之篇可不羨歟何謂納忠諫
也書太甲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達于汝心
必求諸道矣夫為人君者必先辨別忠邪其為人也忠厚
篤宗進而用之其為人也巧言孔壬乍而遠之不啻若祛
籛除可不慎歟何謂任用賢良也古人有言曰人君勞於
求人逸於得人何則卑辭厚幣枉駕三聘然後始得賢良

故勞於求人既得之後各任職責以著成效故逸於得人
古昔文王之時不憚遇士之禮則太公終為渭川之一釣
翁耳昭烈若無三顧之隆則卧龍終為南陽之一農夫耳
由此觀之賢士之出與不出宗在於人君之誠與不誠而
已何謂好聞其過也古之帝王之治國也有進善之旌敢
諫之鼓誹謗之木皆所以求道而來諫也由是觀之為人
主者誠能樂聞其昌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終至於至善
無過之域若是不已則明王之治天下不外於此矣何謂
賤寶貴賢也傳曰賤貨貴德所以勸賢也是以君人之所
寶金玉非寶良臣為寶予於此五者常加留神體行者是

以雖文不相蒙為序次如左嗟呼君臣之義比之於滄波之一葦何則夫舟者君也水者臣也苟無維楫而中流遇風波則船必覆矣以此推及於君德亦可知矣何則人君之政教隆洽乎遐通則四夷咸賓民感德惠誠能若是國其安矣人君之德惠未究於下孔子之徒愚矣於朝則邦國危矣孤嘗興言及此惕然驚懼命使畫工圖繪舟水之形粧纒簇軋常自在之雖造次斯須之間念之不已則天鑑孔昭四靈自臻妖孽自消國祚恒久以啓我東方無疆之休矣夫歲次青兗癸未日謹識

貞觀政要

上下貞觀政要一帙于政院仍教曰太宗之從諫弗弗聞過必改善始克終可觀於此予未嘗不再三眷之也令校書館以活字刊進

復設體府 許穆疏序

丙辰二年正月時尹鑄假托大義造稟定奪復設體府以領議故許積為都體察使召募四方驍勇集京師右議故許穆上疏曰四方無虞而置體相開府王城以專制四方是何事積遂謝病乃罷

至是尹鑄李元楨復申前說又白復設開府於積家後園築大興山城屬之體府以柳赫然主之又以訓練都監伊

川屯田屬之大興山城

都體察使許積白上曰副體察使尹鑄金錫胄兩人中當為之以觀上之俯仰上命以錫胄差下鑄顯發怒氣奏曰殿下用人有此偏僻云云

右議政許穆又陳師旅戎剗曰臣聞尹鑄謀陳大義一邊清議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臣竊憂之此天下之大事也大義也大言也然所大憂王者之師出於萬全試觀今日我之兵力削弱不此之戎反連國家之大患况虜與我地利長伎各有不同者乎云云都承旨沈粹進白曰尹鑄每言仗義興師不無陳橋之變云云

尹鑄疏辭

吏曹判書尹鑄疏曰臣之情勢終有不敢一日廁跡於朝廷之上且負累思愆之輩敢干經國之大計至發陳橋之說沮萬姓之忠義氣壞宇宙不泯之倫云云疏本留中傳曰叅判沈粹陳橋一說似或無情而辜爾之失在所難免推考

清南濁南之分

三月正言李壽慶所啓三公者必自書生時已有公輔之望乃可承當而今之領左相甚非其人且金徽為吏判之職而復擬於吏判之望閔黯素乏時望而入於卜相誠為

太濫云二上命壽慶姑先遞差領相許積左相權大運呈
辭上以年少浮薄之說不足掛齒答之

工曹判書洪宇遠上疏畧曰大臣體面尊重雖有大罪過
可論之事臺諫必為一會然後舉劾乃是古事而以么麼
一諫官乃敢猝然發口榻前輕加譏訛若無顧忌壽慶所
謂有相望者未知指其謂何人而延及於閔黯金徽兩人
者必非偶然無乃陰懷險詖之心欲售傾軋之計耶一邊
之人相納引退鮮有仕進之意而殿下之廷承事奉職者
只是若干人其中又互相分朋各自植黨紛爭乖隔擠排
捏陷以亂朝廷不出壽慶則無以重國體靖朝著云云

右相許穆劄畧諫官以言事得罪非朝廷美事宇遠素有
重名為上所信用而不圖宇遠有此言果如宇遠之言加
之以罪責則壽慶素以直諫聞夫誰曰壽慶以言得罪也
必以為直道見斥

府啓掌令金海一持平李沆請李壽慶罷職依允

大司憲李康疏畧曰者臣偶聞一種年少輩有擣貳之漸
臣與洪宇遠共憂士類之或墜於交構之術中而不暇言
于右相矣意外李壽慶直斥閔金侵犯大臣而豈有一毫
分歧自敗之理哉洪宇遠士林之宗匠憂其分裂許穆士
林之矜式惜其摧折兩臣之言所爭者公如或因此激而

又激則恐失調和鎮定之道云云

正言李瑞兩疏極論李壽慶之直言出於率爾妄發大臣之引八過於蓄疑懷嫌至於洪宇遠不知壽慶之為人乃有孔壬大譏偏嫉壽慶搆捏白地熒惑善人云云

副提學李堂揆應教李沃校理睦昌明請李瑞兩罷職依允

右相許穆以小札進于筵中畧李壽慶李瑞兩皆以孤臣特立為心言之過激不足罪也臣知此兩臣最深以壽慶為險詖傾軋為罪則萬一不近壽慶平生不喜偏昵其所親惟臣一人而已若以壽慶為植黨售私則非臣一人亦

無所指的臣雖昏耄豈黨壽慶而負殿下哉趙嗣基李壽慶李瑞兩皆臣之所薦嗣基首以言詆罪壽慶瑞兩又以言被斥臣誠一恥一悲云云 傳曰李壽慶凌轢大臣語意不美故有所責罰今聞右相有不安之心李壽慶叙用以安右相諸大臣之心

四月吏判尹鐫欲以金海一出補外邑蓋海一發啓壽慶者也吏即柳命賢以為壽慶侵詆大臣雖未必出於傾軋使朝著不靖臺閣之一番糾劾在所不已到今追咎至於外補非鎮靜之道爭之不已鐫不聽及至命賢拜修換陳疏避嫌曰壽慶作鬧於前瑞兩繼起於後携貳之漸不啻

觀火夫今日事正當毋其獎許於此毋其排擯於彼一意鎮靜同故於寅協豈料一席之上情意相阻云云

於是許穆托以焚黃上劄乞暇蒙允政院啓請勉留而左承旨鄭哲左副承旨李夏鎮都承旨洪慶大立異不叅玉堂陳劄勉留館學儒生李玄紀等五人上疏勉留上遣承旨敦諭留行穆屢劄不許

掌令李馥啓畧曰獻納任相元曾在玉堂曲護宋時烈顯斥臺臣其阿好循私之態不容於公議請任相元適差銓即升遷自有序次而頃日政以吳始復拜副應教此越次而升資也請吏曹堂即推考吳始復改正云云答曰依啓

於是尹鐫上疏乞退畧曰衆怒羣謗一時紛興旣出於柙命賢之疏又發於憲府之章蹴踏凌藉不啻春風野草問脩薄罰豈敢芥依而顧其經營謀詐不出於尋常相規之意有足以眩亂殿下聰明云云

吏判尹鐫疏乞適臣職名且治臣罪犯以為人臣顛擅便官不遵規式者之戒 答曰冢宰為任以進賢退不肖而已凡開政之日脩擬三望則或落筆於首擬或落筆於末副而已至於榻前問其不為落點之事云理不當故以戎為飭矣卿何引避安心勿辭

修撰柳命堅疏畧人非克舜安得每事盡善尹鐫雖負一

時重望而未至聖人之域則安得無一事之失乎日者登對之時俾聞尹鐫質問天點之久靳兼行臺閣之糾劾臣不勝瞿然畧陳其事體之不當非有意於侵斥而尹鐫反懷疑怒陳疏攻臣不遺餘力鐫以管葛自任而何異於武侯勤攻吾過之意也傍伺狙擊之說決非有道者之言臣不欲收二爭下云云於是鐫焚黃事出去驪州館學儒生上疏願留

寧平正罷職

書講八侍寧平正泗袖進上疏泣而讀之極言黨論必至亡國前誤於兩宋後誤於許尹云云上命罷職大司憲睦

求善請削奪依允

於是右相許穆上疏辭職出往東門外右叅贊尹鐫上疏辭職太學儒生上疏請留儒相

尹鐫疏斥許積專擅

六月大司憲尹鐫上萬言疏云云中一段攻斥許積專擅誤國云云

許積對疏

領相許積疏畧臣受恩四朝無一裨補以此為罪死且不避而若謂之權勢之重將釀禍亂則彼言未必出於公心臣亦不服也鐫與臣備局同事至於閏歲延英晉接必與

相携易嘗見議有參差於外扞格於內而人或譏臣牽掣
不斷鑄亦咎臣失大臣體乃以英悞斥臣於章奏而及至
今日忽作此專擅之言臣宗悞駭莫知其意之所在也但
念鑄則素補知禮臣則坐不讀書母后亦可為臣之義臣
所未曉者也鑄則智畧宏深臣則規模淺狹濶大之論變
更之事臣不敢曲從假令逐日相爭固無害於和而不同
之義有何可怒之事而持臣之急至於此云命副校理柳
睦昌明等並以
鑄疏詆斥辭職

傳諭領相疏中作為箴頭隱語傍伺狙擊而其曰信任者
亂比擬於古之權臣言之慘矣而尋之無跡卿何以虛無
構捏之說望二次退云二

顯宗廟庭配陞黜議

七月議顯宗廟庭配享點十三趙綱點十三鄭太和點十二金佐
明點十一以三人為定

柳命堅疏論金佐明配享

校理柳命堅疏畧我朝益慎崇報之道或以道德而配或
以勲業而配或以契合而配雖有一時可紀之行未嘗輕
許其與焉今此趙綱學行節操鄭太和三朝知遇固無異
議而至於金佐明既非勲業又無知遇其於道德亦寥二
無聞焉則陞附廟庭不亦猥乎日者論禮之時佐明之意

見廷庭於期制之論此足可取而未嘗有明言顯議於章
奏之間以此一款許其配享其非謬乎云云 答曰金佐
明才學局量可以當國家之重任則配享廟庭小無所愧
爾何曾論議於其間哉

鄭載嵩疏立異

時有金壽恒洪得遇放釋之命府院啓請還叔大司諫鄭
載嵩立異陳疏畧亡父故相臣鄭太和援國典所載之典
遵列聖已行之禮亦嘗猷期服之議若言期服則一也其
臣於此論何敢問喙云云 答鄭載嵩當已亥初喪之時
爾之先卿乃從禮經為長子三年之文大王大妃殿服制

以三年定行而宋時烈等以體而不正二而不體之論云
以期制然則孝廟於象子不得主宗廟傳重執迷而不改
其志先卿等講論國出於万不獲已小無誤引之失況制
先卿三朝元老國家柱石不幸天不保佑遽仍一疾奪我
棟樑之才嗚呼痛矣先朝之所深悼寡昧之所追傷也
於是獻納金海一等避嫌啓斥其公肆分疏若是無嚴院
啓請載嵩削奪

許積劄

領相許積劄畧曰校理柳命堅以金佐明為不合於配享
至謂非輿論所歸未曉其意也佐明知識可以當大事剛

方正直足以自樹立。斯二一心惟在王室。况已友以後。有敢立異議於期服之論者。陰斥顯攻機。揭隨至其時。在野之臣。奮不顧身。明言顯議。如許穆尹善道。洪宇遠。趙綱者。若干人而已。在廷之臣。則莫不杜口結舌。無敢嬰其鋒者。獨佐明力言議禮之非。不小撓於羣咻。衆排之中。其識見之明。操守之確。亦有過於人者云云。

崔鳴吉廟庭追配叔議傳教

八月傳曰。噫。故相臣崔鳴吉為國忠。同符古之賢相。及誠丙子之亂。能使三百年宗社。環東土數千里之方。既亡而復存。其遠慮善處。孰大於此。故相臣金堉學問道德卓冠。

一時為國安民。百代可尚。配享廟庭。血食千秋。宜無不可。而俱未與焉。予心慨惜。而曾無追配之規。故未果。今觀太宗故事。亦有追配之規。令禮官叔議於時。原任大臣稟啓。

李沃疏斥鄭太和廟享

護軍李沃疏畧曰。鄭太和雖云始坐昧禮。三年之說。既發於博禮之人。則只當一遵經常之典而已。乃於前後獻議。典引明律。以國制為掩。四種之證。致成暮年之制。其父之心。其子已證之人。豈容他議於其間哉。初使太和力排降殺之制。奏行明白之禮。則寧有十六載長序之紊。宗統之乖乎。謂太和為時烈順。非則可也。為孝廟致隆。則未也。

獨免追罰亦盛朝寬大之典置之清廟用何功德也近來
臺閣之論載嵩只言載嵩亦以其父之一彌縫為言而時
尚不言配食之不合何其明於論載嵩而忽於論太和也
臣竊訝之日者下教喉院盛稱崔鳴吉之功化之興撥之
佐命論崇報之典臣未知廟堂之議終果何若而區區憂
愛之忱竊恐聖明未詳當時之事故有此失言請亟改鄭
太和陞附之命且寢崔鳴吉追享之議云云 答曰爾之
排衆攻斥若是其滋甚乎至於崔鳴吉尤有所不然未及
叔議徑先沮遏予甚不快也

兩司合啓鄭太和已亥大喪之時前後猷議曲引明律稱
以國制以掩四種之說其宗與時烈同為誤禮之罪不當
與配食之列請改正 右相許穆亦上疏沮之 至九月
屢啓依允崔鳴吉追享還寢

議親耕旋寢

丁巳三年正月乙卯以後南人得志以尹鑄許穆為領袖
以楨柎為奧援先欲芟夷士林以四種為貶損孝廟荐棘
宋時烈追奪宋浚吉並竄會議諸臣至是許穆乃達親耕
之議蓋親耕則王后當親蠶親蠶則當備嬪御因此媒進
吳挺昌女以傾長秋計挺昌即楨柎之內舅也及冊璋成
日天忽雷雨大風破裂帳幄上震恐遂不行

疎齋

李潯疏告廟事

幼學李潯等以邦禮復定告廟事上疏 荅曰省覽爾等之疏予宗未曉也時烈之罪予固知之故已安置於遠地有何告廟之事可謂滋甚之論也必無允許之理勿為煩瀆

趙嘉錫辨宋時烈論斥許穆廟享議

四月掌樂正趙嘉錫疏畧曰今之執以為言以至操縱黜陟者實在於議禮一歎當初宋時烈果誤其禮則罪止其身足快於廷議其後諸臣之猷議兩造疑難陳其所見而已設有差謬豈可深罪况其初不與於禮論者有何所犯

而一併驅除乎禮意深奧未易曉解聚訟之譬古人所諭而自昔名賢亦或誤解時烈雖是宿儒斥以謬誤固無不可至以貶降君父等語為罪案必欲加以不測之罪則凡人聽聞亦為寒心平日交遊篤信之人欲白其事者人情所不免而前後諸臣或竄迹或削黜凡幾人也其他章甫之編配與削名者又幾許人哉此猶不足追奪之罪又及於既骨之宋浚吉噫嘻亦太甚矣又曰宗廟配享之臣必擇其際遇於當朝者若無契合則雖其人為世所矜式者不得為上年宗廟庭享之臣簡擇時諸大臣以鄭太和簡問可否於右相許穆則穆以為可而無異議及至鄭載

嵩諫長引避則穆聽其浮薄之議卒變前見忽然上割始
言太和之不合從享有若先後二人之言無乃年紀踰耄
精神昏耗之致耶至於趙綱則才德之有無姑置無論先
王未嘗一接其面綱亦未嘗一造於朝若此者其可謂有
際遇契合而可合於從享乎太和輔相三世居黃閣亦逾
十年先王倚毗之重際遇之隆宗罕其倫載嵩避嫌之前
則太和為可配之人載嵩避嫌之後則太和為不可配之
人其為論議果可為公是非乎無際遇之趙綱則以其時
好所尚不問事理之當否無異議於從享之列而人莫敢
發口言之許積之智決非不知此者重違許穆之意又不

得不動於時議徒知以不可冒八之人忠厚所力贊許八而
其關係宗廟不可不言之事則不敢有所陳白伏望殿下
試以微臣之言更詢大臣諸宰其無際遇不當入者坐令
黜之必擇於從享之大臣速即退享俾宗廟之事無少欠
缺焉

府啓告廟事

六月持平金摠權瓊啓曰恭惟我孝宗大王以仁祖大王
之次長承大統主宗廟十有一年而棄羣臣伊時議禮之
臣捨禮經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文而曰體而不正曰
不害為仁祖大王之庶子降定大王王妃服制為期年於

是仁祖所傳之統素孝宗所履之位貶名分不嚴民志不定仁祖在天之靈震怒於冥之中至十六年之久而顯宗大王幡然覺悟惕然傷痛稽經文而釐正之我殿下遵末命而成就之於是乎既素之統復定既貶之位復尊名分嚴而民志定此宗社臣民莫大之慶而告廟之禮迄未舉焉非所以奉宗廟之意也噫仁祖之大統可不告於宗廟乎成先王之遺志可不告於先王乎凡事當觀義理之如何不係時日之早晚今之謂過時者語不成說請以正邦禮明宗統之意祇告太廟頒示中外焉 答曰今觀啓辭予甚驚駭曩時李滄為名者滿紙䟽說或斥臺臣或為

恐動以起過時之鬧端予甚惡其秉心人不美今爾等又從以發論其心所在誠不可測也亟停勿煩
時凶黨欲以禮論殺宋時烈及國舅城北與議禮諸臣欲為網打連發告廟論國舅及議禮諸臣并待命

許穆劄告廟事

右議政許穆劄曰臣嘗以為告廟事誤認為非討逆則不可後得野史見金安老敗亦有告廟事然後乃知雖非罪魁大逆誤國敗國者皆有告廟之事今時烈壞亂禮統之罪臺論重發人不可異議也一種議論恐時烈仍有加律之事欲為沮遏然則所重在太廟乎在時烈乎非所以奉

承宗廟之意也

畫講筵奏告廟事

畫講八侍時特進李元楨奏曰先大王大統既舉而復正此豈不可告廟者乎輿情之必欲告廟者只在此而至於時烈之罪已經動斷初無告廟加律之意而大臣以時烈之罪重人心之沸鬱有此論為對云誠不然矣乙巳偽勲之削也亦告廟頒教而尹元衡未嘗因此加罪此宗國家已行之例也上曰予非謂欲為加律之意也

鄭知和劄子告廟

判府事鄭知和劄畧曰曷嘗有以人臣罪辜上告太廟亦

安有告宗廟之後其人終得保全之理乎議禮諸臣頗不敢一二歷數其姓名俱是我先王簡拔所用任以卿相置諸侍從朝夕前席者也又金安老事告廟於既死之後大臣劄中所云者竊與今日事正不類者至於尹元衡則明廟末年被罪憤死而乙巳偽勲始削於宣廟朝則其時告廟蓋為削偽勲而近聞筵臣以元衡雖告太廟而不加罪為言云告君之事若是其誣罔何哉只行告禮不必加律云者此亦萬一不近理之言也 荅曰劄中所謂告廟之後次第論罪有所不忍云者誠合予意昨者臺臣之批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者正謂此也予志既已堅定卿其安心

焉

三公引見告廟事

三公引見時領相許積曰宋時烈之安置非前後一二人之所為乃論議轉激而然矣今茲之論雖曰只行告廟不為加律然既告之後若又一人唱言曰告廟而不殺罪魁寧有是理大臣臺臣之不為請殺事極無據云爾則臣等宗無以調濟自上亦無辭可答今若殺時烈恐有傷於聖朝寬大之德告廟之不當誠如聖教只願堅定勿撓且勿摧折臺臣仍陳議禮諸臣待罪太過之意且請自上令待罪諸臣使之還第左相權大運曰初知告廟過重而近因

公議始覺必行之為當今者聖意如此不必強行云云右相許穆曰有事必告禮所當然今此告廟在所不已云云

金錫胄請對斥告廟

兵判金錫胄請對退八日上曰已亥服制專用國制固非時烈之做錯厥後叔議之際不無誤引之事此則時烈辛丑所對以前所妄引之語雖萬被誅戮固所甘心等語待罪筵席先王有以不用之空言批之今者宋時烈只去死一間何關於國家而轉輾至此况議禮諸臣皆先王倚重之人今雖不加罪士大夫名節固重及至告廟之後決莫容於世也

判府事鄭知和劄子適入於三公引見時上曰今見鄭判府劄子可知李元楨用譎欺謾之意也許積救解之

尹摠江界定配

七月進士尹摠等倡率七百餘人為宋訟寃論斥告庙政院論啓並其疏八啓傳曰追論告庙之舉予宗莫曉故旣已堅定矣今者尹摠等滿紙張皇贊揚時烈紊亂已定之邦禮罔有紀極予甚痛駭此疏選出給以杜紛紜之弊備忘記頃者尹摠等投進一疏語意極其凶慘至於贊揚罪魁有若時烈無辜而枉被重辟者然已不勝其痛惋而又以今日在廷之臣皆目之以衮貞等奸回之類其輕君

死黨醜詆朝廷之罪不可不痛懲疏頭尹摠邊遠定配定州改配江界

尹鑄疏論服制

大司憲尹鑄上疏畧曰果如摠等之言則是時烈正邦禮明宗統而先王變更之時烈倡正論幸臣職而殿下竄逐之今日始初之故未免為昏亂之主所行而臣等為奸邪譖慝導上以非禮終至於昏亂雖萬死有不得贖其罪者也又曰蓋所謂國制者即今見行國朝五禮儀是也五禮儀國恤服制有齊斬二制凡大王喪則為之服者用斬衰之制后妃喪則用齊衰之制其下又有士大夫喪則五服

之制而言見禮典禮典者即今見行經國大典是也此二者界限截然有不可亂者時烈當初定制宗本禮家四種之說為庶子之制假國制及時王之制以為言考時烈書與史官李遜者亦可見其情矣故仁宣王后之喪禮官趙珩等初既用暮年之制旋怵於其黨之說改用大功之制則家禮所出庶子婦之服也此其前後造意可見而先王發悟者亦在於此也假令時烈雖捨先王之禮而姑遵國朝之制若大明時王之律而行王朝長子之制則亦何深罪但我朝自有王朝之典在五禮儀而其所謂國制王家之典乃國朝頒降經國大典士庶五服之制則其所謂國

制所謂時王之制者蓋見其謬戾而無當矣又曰臣伏望聖明凝神精慮察此等事理若先王之親考禮經而大揮明斷務以盡倫盡制雖不能追正於既往猶可以此作為定制而昭載簡冊循明祖宗之成憲著為一王之大典然後祇告頒示以重其禮藏之石室編之史策未為後法使負罪者得以黜伏邪說者不得復作若是則大禮既明彝倫復叙宗廟尊人心服祖宗赫臨之靈亦必豫悅於冥之中而威怒可弛災眚可除矣 答曰時烈不念孝廟不世之恩遇敢用體而不正之說其貶降亂統之罪固已極矣先王據經釐正予既緘述屏黜罪魁矣今者尹樞輩投

進一疏語意極其凶慘君臣上下比之昏亂之世無所不至語其罪惡當置重辟只施編配而已卿之見識高明是非邪正詳盡不別予心快矣至於告廟一款時已過矣亦甚重難不可容議

知中樞府事金壽弘上疏告廟事答曰告廟事予志堅定矣

前判決事趙嗣基上疏答曰予非不知時烈亂統誤禮之罪而安置南荒已有年矣到今追論起開宗涉過當矣四學儒生李碩徵等一百十一人上疏屢請告廟以偽朝閔位等語指斥議禮諸臣又言叅判呂聖齊所寫篆文中

王字缺畫事有不臣之心搆罪 答碩徵等疏曰典禮已定是非既明雖不告於太廟可以為法於後世邇者三公賜對之日明示予不然之意而相繼陳疏若是其紛紜乎予未知穩當矣

金錫胄八對

兵曹判書金錫胄因八對畧陳李碩徵等疏辭悖慢之狀又曰臣昨見李元楨元楨極言金壽興等待罪之非臣則以為不然也人臣罪名關係宗社則其在國法固難容貸既發告廟之論則當初議禮之臣安得無待罪之舉乎諸臣之言則雖曰只行告廟而已而宗無罪賓廳諸臣之意

云而其後趙嗣基之疏則以為國舅則不當論罪以此言觀之國舅外諸臣皆將不免之意待罪之舉似不為過也今者呂聖齊亦被罔極之言則席藁待命宜矣慶尚道生負李在憲等一千五十人上疏答曰典禮既明國是已定之後逆諸時烈荐棘之中則誤禮之罪宗難逃於後世也而甬等又何以告庙之舉更為起鬧乎斯無允從之理云云

疏儒定配

幼學尹憲卿等一百八人上疏備忘記觀此尹憲卿等疏語滿紙張皇無非陰慘至於服制一款尤不勝痛駭也先

王親考禮經改以暮年定制則時烈壞亂禮統之罪宗無所逃今此憲卿等敢為救解罪魁醜詆朝紳無所不至云云疏頭尹憲卿邊遠定配

進士李東亨上疏政院啓辭傳曰今觀李東亨疏辭徒知有師之義不知有君父之尊專為伸救罪魁誣陷廷紳語意極其陰慘予甚痛惡所當繩以重律而既托應旨此疏還出給曰院啓配慶源

慶尚道生負蔡河徵等一百人上疏政院啓辭傳曰觀此蔡河徵疏辭滿紙張皇伸救罪魁語意極陰慘云云此疏還出給引見時上曰昨見蔡河徵之疏滿紙張皇無非陰

慘之說而至於仁弘之邪說肆行等語尤極悖亂其伸救
罪魁輕犯王章之罪不可不懲而為先遠遠定配此後死
黨之輩敢有斯此而投疏者則當以違律論斬矣因願相
許積左相權大運等所啓問于兩司玉堂後改以投進如
此悖亂之疏者絕島極遠定配雖大赦斷不饒貸蔡河徵
配慶典

告廟論立異

大司諫柳命天疏若其典禮既明宗統復正之初祇告太
廟禮固自然矣追舉於四載之後宗涉過時臣未知得當
云二

大司諫柳命天掌令柳聖三持平睦林儒等以告廟之論
意見不同引避玉堂啓請遞答曰柳命天等避辭出於意
見之不同熒惑之斥不必為嫌原非本心宗由調劑之意
亦為出仕

院啓告廟事

八月大司諫李元楨正言朴鎮奎啓宗嫡之統至嚴不可
以或紊宗廟之禮至重不可以或廢乃者我殿下方在周
成之冲年遠邁漢昭之英傑克遵先王憑几之末命決定
十六載紊亂之宗統其為緇志述事之孝孰有加於此者
乎禮曰有事則無不告神道不遠於人情事亡無間於事

存以此推之則邦禮之既晦而復明國統既紊而復正者此何等大事而不以告於太廟祖宗之靈乎宗廟之內修葺之細節一還安之小禮猶不可不告况正祖宗之大統釐邦家之大禮視細節何如也而終可闕然不告乎今日之禮尤有不可不告者仁宣王后大喪時大王大妃服制改大功庶服之謬行期年嫡服之正則庶無憾矣至於已亥年孝廟大恤時期年之庶服則既無稅服之節惟有告太廟一事可明其釐庶為嫡之由而尚今闕然仁宣庶婦之服雖幸復正孝廟庶子之補尚不釐改雖謂之婦為嫡婦而子猶不免為庶子誠非過論今日之為時烈左袒者

以告廟之後緇為加律為慮而聖心亦不得無動於熒惑之說此則有一言可破者若使時烈之罪猶為未著而始著於告廟之後則斯言容或近之而今也不然聖明既曰當斷以一罪而猶從寬做之典國人皆逃於三尺而曲體好生之德則豈以告廟之行不行復論時烈之死不死哉設令告廟而時烈必死不可以時烈生死終寢太廟之典禮况時烈必不死而直以時烈之所厭惡而終廢不可廢之大節乎告焉而孝廟庶子之補可洗也告焉而奉承宗廟之誠無歉也告焉而邦禮益嚴國體愈尊告焉而民志益定邪說不作惟論事之當否不係時之早晚請考據禮

經明撫事宗已亥貶嫡為庶甲寅改庶為嫡之由文以告
於太庙教以頒于中外 荅曰強從過激之論絀而起鬧
予宗未曉也斷無允從之理亟傳勿煩 院啓凡十四度而
停府啓凡二十三
度而

疏儒遠配

進士李東亨上疏故院啓辭傳曰今觀李東亨疏辭徒知
有師生之義不知有君父之尊專為伸救罪魁誣陷廷紳
語意極其陰慘予甚痛惡所當繩以重律而既托應旨此
疏還出給因院啓配慶源

具論疏論清南清濁

十月幼學具論疏畧曰右相許穆祭酒尹鐸乃一代仗林
之領袖而四方之矜式夫何近日以來長在引入之中訖
無供職之意省墳之請纒寢求進之卑緦進臣恐楚醴徒
設而誠意未孚而然也我朝朋黨之弊其來久矣自東西
而褒為南北而褒為西南又褒為小北西南三黨而迄于
今日殆有甚焉或謂以清南者有之或謂以濁南者有之
區別色目互相攢斥吁今日朝廷論道經邦爰君憂國者
惟是兩賢臣許穆尹鐸及領袖相許積而已則此三臣之心
豈有偏黨之私哉但衆心不一所見各異朝著之間論議
各立或所見偶與儒臣同則人目之曰清南所見偶與領袖

相同則人目之曰濁南勃加色目轉成傾軋云云

趙根疏斥清南濁南

校理趙根辭職疏有曰今姑以具論所謂清南之黨言之則如李沃之污賤反覆吳挺昌之貪婪滅法趙嗣基之邪匿惟毒者何可為清議之宗主乎無乃濁南之濁有甚於清南之濁清南之濁有勝於濁南之濁而得此名目耶以臣見之則此正如雌烏雄烏之難下鼎底釜底之相訾耳府啓請趙根削黜依允

戶布

十月右相許穆上劄請戶布事大司憲李彙疏畧伏聞

朝廷將行戶布之令不覺仰吁慨歎誰為殿下劃此計也乙卯春登台對左右名臣以事務各衙五家紙牌都案萬科之法鱗次而起生民騷屑悉毒未已今年大無湖西尤甚柁鼓喧傳村落戎嚴此何等時而又設此法益增其惡安知赤眉黃巢之徒隱於淵藪之中俟明年牟麥未熟之前嗚呼而起則土崩之急矣臣與儒臣尹鐫素相慕悅學問文藝博通經史經席之臣無出其右而其於事務則未也馬負牛耕各有其職伏願殿下緝述則曰儒臣事務則曰廟堂兩得其宜協和之要道也

見弱物故

右叅贊尹鐫又上疏請先行見弱物故蠲役之令次議戶賦之法以救民生以立故事無或為異論者沮撓

崔宣原情

前叅奉崔宣擊錚原情畧曰臣母卽監司崔寬之緇母往在戊戌臣母死而凡寬以主祀長子服喪三年神主傍題亦以孝子寬奉祀書之及其服闋之時俟臣省墓之日乃與季父緇雄私相謀計臣母神主不欲附於家廟而猝然告廟不勝驚慟問其所由凡答曰此乃祖母因祖父之遺命而有此舉也臣曰祖父之遺命吾之曾所未聞則何不力爭而蒙然承順乎答曰父兄之命何敢違越云云黜廟

何等大變而母子之情若知其幾則何獨知之而不言諸弟子即聞此語已疑其迹泣訴於緇祖則答曰八十老母婦何與於此事乎此乃汝兄及汝叔之所為也臣泣諫於季父答曰此非我獨為何偏咎我乎蓋指臣兄也服喪三年傍題奉祀而服闋之後有此黜廟之計者古今天地所無之變也祖母其時年已八十設或有過當之舉為孫之道固當號泣而極諫况祖母初無與知之事云則今以一張謄書謂之遺命者萬不近理大槩臣母於丙子歲自舅家故寧老母而兵禍起於倉卒故事急勢迫未及還歸因與外祖母避亂江都城陷之日士女奔波而老母之故不

得自隕白首衰老之喘卒為亂兵之驅行到開城府其時
昭顯世子行次適到賓客朴漢及僚屬等目見臣母老病
飢寒之狀愍其將死告于世子覓給木糧因以三兩之價
贖而全活使開城都事洪靈家屬共舡而歸江都即聞臣
祖父經亂歸洛臣母自母所未見祖父祖父相見喜泣曰
倘非朴漢與洪靈汝母幾為路傍之尸矣丁丑八月祖父
身死臣母以冢婦主祀服喪三年在祖母之側者至於二
十餘年之久而一家待之如故戊戌臣母之喪祖母亦以
冢服二之一門總功之親皆服其服而至於終喪之日婦
始有黥廟之議者抑何故也當初黥廟之後士論重發皆

以廢母目之而莫不扼腕痛心俄有一說行于士夫之間
曰宋時烈之論以此處之為得當而崔寬服喪宗為忠厚
云二聽者不察和而唱之臣以為時烈讀書之人粗知義
理則何為此悖理之說亂人母子之倫也躬往時烈家細
陳其前後實狀而因問曰何從而得聞出此忠厚之論乎
云則時烈答曰君之兄子世柱來言於余曰以曾祖遺命
見黥已久而所以服喪者為同氣掩人耳目故也云故吾
以是答之云臣又聞若如吾言則此事如何云則時烈閉
目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其先入為主之意蓋可知矣未知
世柱搆誣於作廢之前而探試其意耶恐啣於廢母之言

而借重其言耶探問先後姑置勿論而以祖證祖則可知其為人既已服喪則又驗其不黜而褒之以耆老許之以當黜者是豈識禮者所教人哉臣兄曾為古阜郡守時臣母神主亦為奉行適來之際不告於臣而神主傍題與李父緄確私自塗改以臣名書之送于臣家自是以後累典州府一不奉行則持去古阜只為改題之計也曾為監司追贈臣母臣意謂悔心之萌將復母子之義當其改題復請傍題之改書則拒以不從此不過陽為推榮以察前日忠厚之說耳搢紳之間或有以此至欲劾論及公議似難終嘿則門中諸族相與謀曰既誤之舉業已難救而與其使

宗子陷於重辟不若以此妾婦之泉狀初之甲乙者浸為一同聲相應及加搆捏則臣母之冤昭雪無期云云前監司崔寬原情畧曰家內同極之妾難言之事乍正而生不如無下而死嚴問之下不敢終默祖母以祖父遺言處置矣緄母之後臣兄弟三人同極而已似難妾通而第宣每言祖母季父雖已處置而祖母季父皆已身死今則兄以長子獨奉家廟所當毀其處置八廟云云臣之欲為八廟之情雖與渠意相同而祖母及季父既以祖父遺言為先世處置而至於成置遺言之後則似不敢以已死而任毀茲不得從矣今見其原情緄之說話無非不忍聞者

不得不陳白而死戊戌三月母死之前未及處置及過三年庚子正月祖母欲未及大祥處置而聚諸子女議定其時第宣往在母山所祖母招而不來臣及末弟憲同守母喪於京中他家祖母招臣兄弟諸叔父皆會祖母發言我與汝祖父丁丑三月自避亂所始入京中汝祖父聞汝母在江郁有不幸之事欲為處置汝母而大亂纔定旅寓京中子女親屬散處遠外趨未處置矣不意重病遺言於我及在側子女曰我生前未及處置而死我死之後依我言使不入家廟云云丁丑八月汝祖身死汝祖父生前不見汝母我當依遺言卽為處置而家翁三年內罔極度日為

其所生子孫等不忍斷以大義遷延歲久汝母忽然身死於我生前當其初喪為其所生子孫欲掩他人耳目使之服喪雖出於一時之處權於心終有所未安未大祥前不得不為處置今日告祠處置云臣兄弟驚惶罔極下伏庭中叩地泣請祖母嚴教曰非不知汝情之可矜而家翁平生為先之道至敬至誠素性嚴正遺言丁寧云終不聽季父縉雄作祝以告處置祖母又於臣祖父同生之間往來議定其時臣祖同生妹漢原府院君夫人獨為在世廟亦是府夫人父母之廟故祖母季父以此處置之意與之講定此家子孫皆知宗狀當初處置之時所祭子女等子孫

中前司諫李整直長李我李翹崔湜崔宗張斗八皆知此事首尾云二

前司諫李整原情丙子之乱外伯叔崔緝昌室權氏汚緝辱之事國言籍二不必提起臣等外祖父素性嚴正居家處事一遵繩墨權氏被辱之後常言於子孫親族曰權氏不能自處忍辱生還渠何敢接跡於吾之門庭乎寄送於厥兄權伉家及其丁丑八月外祖父喪出之後權氏終不得奔喪則外祖生時不以冢婦待之據此可知主祀三年之說誣罔莫甚外祖臨終遺言於外祖母及子女等曰余每欲聚會親屬告祠處置而大乱纒定親屬散處未及處

置余死後權氏雖死斷不可入於家廟以汚先世祠宇云云一家子孫無不明知權氏自死之後服喪一欵外叔緝惟稟定于外祖母祖母曰繩以法律則長孫寬無服喪之義而余之所不忍斷者權氏所生有宣與憲至情所在有所不忍而至於三年之後八廟一欵斷不可饒而庚子正月書祝告祠仍為成置遺書外四寸宗與定并皆著名宣原情做出祖母李叔所不言之言以黜廟之舉全歸於長兄之獨擅勒成罪目白地謀陷其為矯誣悖恠之狀有不可狀言門中諸族初之甲乙者浸二為一同聲相應云二尤極無據大槩出廟之舉宗是祖父之遺言則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在宣之道固宜隱忍含痛覆蓋其愆到今
祖母季叔俱沒之後乃敢搆捏父兄以不測之說反歸於
自倡其累云其餘大人原情不錄而大意與此相似

禁府啓畧曰崔寬服喪非但為其弟而已神主傍題初書
後改皆因事勢之當然而亦可謂觀過知仁至於成書處
置之後與其無故之所生母一體封爵既違其祖父母之
遺意宜有冒謾恩命之罪當以此論斬崔宣其母之不死
於被擄人所共知而死後不許入廟其祖父之遺意祖母
成之其叔父與羣從兄弟執筆署名如是昭然而黜廟一
款專委於崔寬之所為節搆誣必欲陷之於不測之地

欲洗其母之惡而愈彰其惡欲害無罪之兄自陷反誣之
律其在王法不可置之照律崔宣杖一百流三千里崔寬
杖一百徒三年特命情有可恕者罷職放送

增廣試題事

增廣會試二官啓曰今日閱場以左傳美疾不如惡石出
賦題則舉子幾半起立曰此題大有觸諱不可製述請開
門以出云臣等反覆叅究不得其說而既以觸諱為言形
勢決難鎮定不為改題明有事目以此罷場事甚未安惶
恐敢啓

晝講八對上曰試場事何如閔熙曰題意與檀弓免子游

裏無異矣上曰左傳吾已考閱矣文字可合書題者何限而乃出如此之題雖出於無情事甚駭然試官推考右議政許穆劄畧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者當試士之日以無義無據之意引左傳隱然試士左傳引喻之事專以捨長立茅為非歸咎先王用意無狀顯然貶非先王釐正之意抑何心也此大義之罪人也掌言之職無一人敢言臣竊恥之其所謂美疾喻於何惡石喻於何大體既正之後罪二人不嚴朝廷之羞辱至此云云

臣劄本辭意嚴峻公議已發考官請罪已不可待其出榜而當論不論遷就至此所失大矣云云

左相權大運大憲尹鐫引見時上曰文字可合書題者何限而乃引廢長立次之事顯有譏貶之意甚為痛駭依左相所奏試官一并拿問

試官原情

刑曹判書李正英原情傳旨內顯有譏貶之意云云此非臣子所忍聞者臣雖無快懷此心出題試士無益有害雖甚昏耗猶不失性譏貶二字宗非本情云云

戶曹叅判李弘淵原情此題試官皆以為可莫有疑難竟

至出掛案出於不覺妄作而已云云

尹深原情當初誤禮已言其非及夫釐正宗無異議譏貶二字固非臣子不忍設於心者當其出題全不覺察座中既非一人而亦無覺之者其為無情據此可知云云

睦天成原情叅試官朴恭輔得左傳美疾不如惡石之語與諸試官可否歷問於臣亦曰似可只出無情豈有他意云云

金璵原情叅試官朴恭輔抽閱左傳拈出美疾不如惡石之語曰此可為題臣曰語不平順難於述作不合試士再三言說與他試官多以為可竟出其題而涉於忌諱全不

覺察雖出無情昏謬不覺之失萬死甘心云云

禮曹佐郎朴恭輔原情上試搜覓賦題不能趁得因使叅試并皆搜出臣偶抽左傳美疾惡石一句語示諸試官皆曰可或曰難於製述而無他意故遂以書題出掛大槩此一句文字自是行用習聞之語故初不暇致疑於解題措語當初此題雖出臣口竊待僉議之歸一而均為泛者則出於無情據此可知臣非病風喪性之人無端自犯於不測之地云云

試官分等勅律

賓廳坐起三公取見諸試官原情領左相以為朴恭輔則

以出題之人難免重律其餘則必是無情當有參酌之舉
矣右相極峻以為國家論罪徑先以無情定罪此非施罪
之本意且上試似當與朴一體矣領左以為上試之平日
不平於禮論人所共知朴則定以邊遠其餘領左相意在
徒年右相意在付處未得歸一將八侍各陳所懷云云
引見時上曰朴恭輔以竅末試敢出書題而乃引左傳廢
長立少之文以試多士其為情狀極為駭痛邊遠定配李
正英李弘淵尹深睦天成金總身為試官一任朴恭輔之
所為并中道徒配

罷榜

時慶科會試隨從攔入自試所草記並令攸司依法科治
上以罷榜當否議于大臣許穆請一并罷榜得當許積曰
兩度罷榜案所未有之事且念武科生進元無干涉於前
罷榜之科而不可初聞無前之規仁祖朝光海戊午式未
及放榜庚申別試又未放榜反正後以其文科多有不正
者合兩科更為試取臣意則依仁祖故事別設庭試之外
更無他策上命依施行

後命更設
增廣東堂

尹鷲論閱點

時閱周道金仁傑自刑曹嚴刑究問科場用奸之狀綻露
無餘邊遠充軍

大司憲尹鶴啓曰天官之長銓衡之任世道污隆之所係
吏判閔黈薦揚除授通塞之際多有人言况前日其子與
弟麗法勘律之日不能力辭其任晏然行公今與周道場
屋用奸之罪又為吏所擒為父兄者決不可仍冒表幸之
地請罷職不叙依允

